

西樓文編一

西樓文編序

駕飛車而上。息影龍池。見吾樹圃師。師評後起之人。才。則曰希魯。希魯少好為古文辭。長而鑽研子史。臨墓石谷鹿牀畫。俱得其妙趣。希魯不自謂善也。師之言曰。希魯精四史。尤篤嗜范陳。有伯厚亭林之風。夫伯厚為宋巨儒。人稱博洽。亭林人品。蟬蛻塵埃。學術精詣。更駕伯厚而上之。希魯近有文編數卷。簡而有法。用意深遠。頗似伯厚亭林焉。自今以往。希魯善亭師訓。肆力潛心。由史入經。大成不難矣。顧余則瞿瞿。

然驚。惕。惕。然。懼。終。恐。望。塵。而。莫。及。希。魚。其。謂。之。何。

民國丁卯年五月五日石屏徐敏家學甫謹序

西樓文編目錄

卷一

西樓記 丙寅

游鐵峯庵記 丙寅

旅行富民記 丁卯

游大觀樓記 己巳

翠湖書舍記 己巳

記火藥之災 己巳

附詩二首

西樓文編目錄

848  
206



3 0526 6420 2

附啓一則

記游觀音山 己巳

梁堆發掘記 辛未

附圖

卷二

府君述 乙丑

附墓志銘

先妣述 乙丑

先兄事畧 丙寅

雜述幼年事示陳汾己巳

西醫馬佐生傳庚午

劉先生傳己巳

附傳後記

楊恩濃畧傳丁卯

附遺事

附追悼演說辭

鄧君墓誌銘己巳

李嗣熙傳癸酉

西樓文編目錄

附詩一首

陶烈婦傳 丁卯

楊孝子傳 庚申

賭俠 己巳

卷三

古書疑義舉例序 丙寅

滇雲歷年傳序 丙寅

附書後

跋臥雪堂詩集 丁卯

附贈詩一首

雞鳴集序 己巳

萃雲館遺文序 丁卯

國學讀法自序 戊辰

附例言

國學讀法導言 丁卯

楊恩濃集序 戊辰

跋楊恩濃集 戊辰

跋顧俠君手批古詩源 壬申

跋李嗣熙手錄心詩集癸酉

附詩一首

心詩集序 己巳

瓜地集序 庚午

西樓藏書目錄序 辛未

跋風神石 辛未

附昭通一瞥 丁卯

讀漢書藝文志 丁卯

讀隋書牛弘傳 甲子

續薛叔耘書周官廿八後戊午

題畫壬戌至己巳

謝詩一首

贈友丁卯

袁春序丁卯

卷四

送大學諸友序己巳

段母六十壽序乙丑

論魏武甲子

藏貪 丁卯

廣論衡 乙丑

辨李陵答蘇武書 辛酉

養生化者說 戊午

說與喪者語 丁巳

人生之真價 壬戌

合羣自不敗羣始論 壬戌

說忍耐 丙辰

孫康映雪讀書論 己未

書賊 己巳

讀莊子通論 甲子

附書後兩則

卷五

弔梁任公先生文 己巳

代陶君祭母文 庚午

祭皇考文 己未

附貽言及履歷

附桑維翰鑄鐵硯賦

西樓文編目錄

附家譜序

附詩八首

先妣哀辭 己未

昭通學生會募捐啟 丁卯

寄秦璞安書 庚午

附漢孟孝琚碑序

與鄧子光書 丁卯

附復劉國棟書 丁卯

代人與女婿書 庚午

家書一丁卯

家書二丁卯

家書三戊辰

附還家六首己巳

筆筒銘辛酉

主譙二賢贊甲子

四箴丙寅

附自題寫真丙寅

像贊彙存乙丑

西樓文編目錄



西樓文編卷一

西樓記

昆明城中有山曰五華。其麓窪然成澤。約廣百畝。是為翠湖。有堤通湖南北。樹陰交翳。當堤之北。折小橋過竹裏。見窗隱隱。是為西樓。乙丑初秋。余自校退。受師之命。來樓居焉。樓內橫榻。兩案對之。旁置經史百卷。暇日披讀。欣然忘倦。外則茂林環池。間種桃梅。歲交花放。鮮映池亭。古柯一株。枝曲如爪。宜鷺下集。檐首展翼。余見亦喜。遙望故校。屏列林表。青山為阻。不

覺悵然。每念既望之夜。獨倚窗左。餞暮雲。待明月。月出歎曰。先居樓者不為志。後居樓者復何識。見月空爾為樓。亦未有名。是貽樓之愧。且題之曰西樓。非樓位於西。蓋西宜望月也。故為之記。時丙寅歲正月十八日也。

游鐵峯庵記

去昆明城北十里。有鐵峯庵焉。峯長虹山右臂也。東嚮望之。勢突兀。而蒼黑。丙寅正月二十三日。楊君符君與余游。路崎嶇。越坡壑數。仰見庵據巔。至磴石級。

登殿三崇。最高曰準提。中途所覩也。因勢巖崖。磴墀  
成。與下二崇異。神祀觀音。自左出。有洞穿石如扉。不  
數武。與原徑合。依崖多題名。不古。扶檻可望數百里。  
滇池縈西山如練。塔高可指。俯視丘垤。傾陷近前如  
盤。樹鬱鬱。時花惟桃李。竹竿長丈餘。大者徑寸。杪無  
葉。或曰樵取也。初入庵。僧淪茗進。將歸復飲。余顧僧  
貧。問庵有廩乎。答曰無。何故。曰清亡後。興學者并之  
也。同游聞為之愴然。歸避游卒。尋左谷出。路較平。而  
遠近與去等。明日記。

## 旅行富民記

余以丁卯正月三日。應廖君新學之招。旅行富民。其地位於省垣西北。行一日至。沿途山川映發。良多佳趣。城內大街一。城南三之。將入南門。有橋橫江。長二十丈。橋曰永定。用木建。江為螳螂。入長江。橋庇以房。兩側列櫃。三日一場。商賈藉之為市。飯後攜侶。閒步橋上。遠觀山耳。聽流揚柳。娑娑翔鳥。左右城北三里。羣峭連天。長林布野。有寺曰飛來。峙於孤峯之上。登覽全境。尤難離懷。折而西南。山益複。樹益茂。村寨益

多。約數里。見屋隱顯於古木之間。至則中有明崇禎碑。靜源寺也。自寺下山。尋逕入林。忽聞水聲淙淙。顧之則瀑。走石穿樹。懸流數尺。友人呂萃文好奇。探之云。上還有寺。寺有碑。其年萬曆。前有居民。鞦韆架空。是為永安莊焉。莊有溫泉。樹垂上。石甃下。泉廣方丈。人往爭浴。民喜佛。爾時新春。接踵摩肩。昇佛為樂。老嫗捧果。少艾著紅。膜拜不絕於路。有童告余。我佛數座。村村迎供。半月乃已。每夜龍燈七八。花燈二三。縣名富民。良不誣焉。是游也。凡六人。歷六日。而廖君本

屬。故為東道主云。

游大觀樓記

余游大觀樓屢矣。皆未嘗記。今為民國十八年陰曆正月二日。公私均已休暇。慶祝新年。午前十時許。遇友人鄧子光於翠湖堤上。問其何往。答以訪余。余因以門鑰授之。先至圖書館開舍少候。既而余用早餐歸。乃與訂今日游地。子光曰。桃花庵可。余曰。無景。徒有花耳。子光曰。看劇。余曰。太俗。且余性惡粗樂。祇覺聒耳。然則何去。余曰。大觀樓乎。途中之景誠佳。半路

而返亦足樂也。乃相步出小西門。見市中生賣葷菜者。因取幣二角買斤餘。而以子光手中攜之。且行且啖。高談暢懷。未一時許。不覺且至。沿路兩側皆植樹成行。中廣丈餘。頗平坦。車馬俱便。其左為篆塘河。由城下通航直達大觀樓。入滇池。至高峽。至西山。至晉甯各處。吾輩來游。取運動身體之意。故舍水就陸。一路和風扇面。春花迎笑。而鳥聲啁啾。似逐人而來。仰見牌樓。大書曰。大觀樓。同治某年孫某書。入門。左為一榭。顏曰湧月亭。右為僧舍數間。接以高閣。或曰近

華樓。由僧舍左之月門通過。見假山數峯屹立。有類天然屏風。頗奇致。日前與諸生來游。曾以鉛筆摹之。其後為一廣坪。中植雜木數株。過去百步。有西式屋宇。上下十餘間。入其內。光線殊佳。惟中有一間。上已坍塌。若不加修葺。夏季霖雨。將成一邱瓦礫矣。壁上滿目打油詩。詈人語。或任意烏塗。折毀窗櫺。愚民不惜公物。皆此類也。吾以為施平民教育者。此雖細事。亦宜常戒之。折而左向。沿走廊而轉。至數帆亭。壁嵌馬如龍重修大觀樓記。及倭良峯聯。刻用大理石。不

數武。又至牧夢亭。頗宏敞。儀徵阮芸臺遺構也。壁間題詩一首曰。上操有如上刀山。餉銀不發半文錢。他日小兵當大將。殺盡世間帶兵官。又數武。見高閣翼然。繞以古柳。與所過二亭俱面草海。即大觀樓也。樓名蓋本之於易。而或者以為本自范希文岳陽樓記。謬矣。凡三層。往歲來游。躋其上。自窗內窺出。樹枝輒蔽人目。反不得覽湖山之景。又扶梯已壞。故未登。下懸孫髯翁長聯。久已傳遍人口。故未錄。樓與近華樓之間。為一深池。面約方丈有餘。環甃奇石。依筵曲折。

迤邐為峯巒狀。至前之僧舍而止。石間錯植異卉。朱  
蕊紫莖。益覺芳氣襲人。池北臨一多角亭。內成十字。  
創構頗佳。憩息之善地也。惜無題額。外此尚有可觀  
者數處。以久游故。皆未遍覽。每令人不能忘者。自樓  
左步木橋循長堤而過。上蔭高柳。可百步。折而南向。  
四顧汪洋。而狂飈捲浪。直拍岸而鳴。二百步。抵水警  
所。徘徊於螺洲畔。西望羣山。半浮滇池。風帆隱隱而  
來。良有千里江湖之想。東眺五華。翠嶺擁於萬屋上。  
已忘吳潘之曾據也。北顧長虹。遠帶林木。委蛇上下。

悠然而逝。殆近仁者用心焉。瞬息漁舟橫過。幾疑放  
身煙波之上。而歎伊人去我不返。知我心哉。今夫名  
利繫人。有至死而不悟者。余游大觀樓。可以十數。步  
長堤。可以五數。而同來者皆屢異其人。豈造物遇我  
獨厚耶。抑湖山之樂。終不能移人世俗之慮也。可不  
自羨歟。游既倦。乃與子先倚檻坐於近華樓下。隨目  
賞花。復啖所餘葶藶。俯視日影。亦尚未晡。然興已索  
然。遂信步出門。舟婦前來叩坐船否。余曰。儂幾何。婦  
曰。銅元三枚。其廉殊出意外。吾輩乃登舟而歸。憐此

婦懇請過甚。不得不爾。可笑運動身體之願。終為有負初心。舟方渡過小港。第見游人之船。正紛紛而來。相遇者已有數十艘。每艘約載二十餘人。少壯不一。士女均有。相坐篷中。嘈然共話。倏忽而逝。因念余旅昆明六年。來大觀樓。誠不勝屈指。游人夥。未見如今日之盛也。蓋在新春。凡人皆得休暇。思湖山兼勝。風景娛人。既無長途之勞。亦無信宿之苦。距城不過五里。清雅適宜。而足尋樂。舍大觀樓無有也。舟中瞥見來時路上。有西人乘車於樹間穿過。同坐小孩高

呼洋人其兄止之曰。勿喊。余曰。彼既來吾國。當服吾國管。喊之何害。頃而又見西婦數人。馳馬而前。彷彿行於無人之地。童叟奔不及讓。雖踣倒所不顧焉。死以為吾國人。終莫敢誰何也。噫。彼孱孱西婦。尚若此。則其夫必自命為無敵矣。國人可不急起共謀而逐之。如甘為其奴。與之同化。無異羊既不能殺狼。以報同類被殘之恥。乃反貌為狼狀。而為之俵。自戕己族。自弱己國。有血性者。豈忍為耶。將上岸。舟婦預來索價。果銅元三枚而止。足證村民質實。否則今日游人

絡繹而來。必操縱視為奇貨矣。市民見此。可不愧也乎。吾今日所感誠多。故不得不記之。以觀世風焉。昆明是日。家家祠發燭。義取發財云。人人食魚麵與韭菜。義取長久而有餘云。此數物於今晨市價輒逾倍蓰。村社婦孺。新年好戲鞦韆。初出小西門時。余與子光亦嘗見之。其法繫長繩於兩樹幹上。垂約丈餘。適有着紅少婦。雙足踏於繩間。舉脛伸縮。翩翩上下如飛。環而觀者。鼓掌以為笑樂。余鄉誠少見此。使有講社交公開者觀之。不詫其為先行也歟。吾寫至此。不

覺忘形而一笑。

翠湖書舍記 改訂毛元之  
文而成者

翠湖書舍者。希魯先生潛修之室。即吾輩受業之所也。地當翠湖堤北。原為圖書館東廂也。花木茂翳。亭榭修潔。而魚鳥上下。幾忘物我。凡游湖者。自能心知矣。吾儕既來求學。兼覽景物之勝。竊比於白鹿洞書院。不為過焉。戊辰暑假。余方問業先生。請益舍中。舍為屋一楹。可方丈有餘。南橫木榻。東度書冊。壁懸山水一幀。先生手繪也。光線自西窗射入。全舍洞然。方

授課時。同學十餘人。環坐於兩案之側。不橫肱。不耳語。而先生在前。意會口述。左右子史。參伍得失。務使聽者了悟焉。會通焉。故同學中。淺莫余甚。亦有所聞。先生嘗曰。滇中氣候溫和。風景佳麗。殊可憾者。惟學術一端。溯周末莊躋。開滇至今。二千餘年。中間惟明代諸儒。差足以與中原比美。至若大小兩爨。及孟孝琚碑等所載金石文字。雖云於滇有光。實不足語於學術之林。夫近代治學之盛。莫如江浙各地。斯時滇中聲氣。已足相接。非宋以前可比。而未聞有人與之

並駕良可太息。邇來海內整理國故之聲。又四面風動。而此間亦竟無應。是何故耶。嘗考歷年滇學不振之故。厥有三端。一則地僻險塞。得書不易。碩師名人。鮮與講求。故淺陋日甚。而尚不知。二則厄於昔日科舉之制。各縣士子。惟功令頒訂之書是讀。祿位是務。間有自好之士。以篤行見重鄉里。而名傳天下者。殊堪稱羨。三則科舉雖廢。學校人材。大都拾取資格後。即服務社會。自教科外。漠無所知。能肆力於學。以俟大成。不為名利誘者。殆已寡矣。今諸君有志於學。幸

生今日。交通便利。故書籍日富。已非昔比。良師益友。求之不難。而獨前來問僕。僕淺陋。將何以副諸君望耶。願諸君勿以世俗之心為心。而以進學為念。勿憂奉己不厚。而憂被人不廣。取於博。用於約。養之以謙德。俟之以歲月。業猶有不精。學猶有不成。而尚不能與人齊驅。以補一方遺憾者。則吾未敢信也。吾與諸君共勉之。舍外雜花數盆。星布階下。當冬春之際。杜鵑山茶。紅白悅目。而夜靜風起。林聲謾謾。又拂吾輩耳焉。

記昆明移運火藥之災

嗚呼。滇省近十年來。兵燹迭起。金融益紊。米價奇昂。幾不可言喻。豈非天心尚未厭亂。抑人心益究故耶。生民憔悴。日就奄奄。當道者猶無戒心。可不痛耶。若夫此次火藥巨災。毀屋之多。人死之酷。雖悼夫戾卒。未有見而不下淚者。誠滇省之至不幸也已。當災前三日。警耗倏來。省垣震恐。隨處軍士匆卒。行止異常。而南門外沙囊如堵。商旅裹足。人民知戰禍不遠。是夜遷入城者。絡繹在途。次日米價又漲。一斗六十餘。

圓。驟增至百餘圓。又次日市政府方出命壓市。人心  
粗安。忽於午後二小時許。聲震如雷。動自地起。未及  
轉目。聲又大作。瓦屋倒翻。窗戶立破。是時也。煙霧迷  
漫。橫遮天際。木石飛擲。亂撒郊野。斷肢殘體。往往於  
數十里間見之。重鼎巨礎。至墮於二三里外。是時也。  
人面如土。手足失措。不知禍自何來。聲從何起。頭破  
腰折。奔無所向。老涕幼號。慘不忍聞。既而覺察。方知  
此數日內。當道者防敵軍潛來。利用北門外商山寺  
所藏火藥炸藥以為攻城之具。乃派夫用牛車馬車

肩担趕運入城。儲於北門街江南會館。一車方至。馬  
忽失足。輪緣之鐵。與面街之石。摸擦生熱。箱道投地。  
引起火氣。遂遽爆發。一時車車相連。人人並肩。風馳  
電邁。直達會館藏處。遂成巨災。或曰。此殆揣測之辭。  
目覩諸人。不尸分天外。即焚壓地下。惟見初運已極  
苟簡。箱久腐朽。沿路所遺皆是。路有小孩竊之。燃為  
遊戲。或以帚掃取。往市易賣。即於此點。已足肇禍。况  
親其事者。多下愚無識。安知此時。不有吸煙之人。薛  
叔耘有言。失慎難防。生靈何罪。首議者不能辭其責。

也。北門街、左哨街、積善街、元通街、大興街、螺峯下街及翠湖東北。近則蕩為平地。遠則棟折牆壞。轟焚與壓殺者。雖待者查。要在千數以外。中以市民最多。次則被派之夫。次則監運之員。次則畏兵禍自城外新遷居者。其死豈有數耶。至於受傷與傷重而竟歿於醫院。尤不勝枚舉。凡屋舍之玻璃窗。震為齏粉。被濺而流血者。在在見及。安甯縣去省八十里。同時亦聞震聲。九門里距城二十里。空中忽落人腿。一車夫方下昇平坡。忽顛踣失聲。有三婦澣衣洗馬河。忽驚路

水中一時上下四旁皆為轟動。舍生之倫重則死輕則傷。洵曠古未有之浩劫。而雲南可為傷心痛哭而流涕者也。時為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即舊曆六月初五日。慘矣。酷矣。

災後二小時。天降微雨。黃煙方止。市政府及各慈善團體來救護。中外人合辦華洋義賑會亦加入。臨時又成立七一一賑災會。以總攝各團體而擴大範圍。而廣募捐。省政府先籌出二萬云。凡災民分兩種救濟。傷重者用人力車送往各醫院。如法國醫院。惠滇

醫院宏濟醫院等。皆一時填門塞戶。應接不暇。傷輕與無傷者。除少數寓親友處。則指定文廟武廟土主廟永國庵四處分住之。不足又益以三皇廟。每日分給飲食與藥物。醫士則前為裹創。間有非醫士者。亦躬為救護。如廣州楊成志君是也。次晨余與友人同觀。見爆發處。陷下四五丈。形成巨沼。三周圍數百步。皆面噴出新土。崩迸之裂。深不可測。一里以內。所見者惟荒坂。所聞者惟哭聲而已。少遠則見斷壁危樓朽木瓦礫。與焦爛之尸雜陳。至一平地。有人拒之曰。

先生請勿履此。此某氏闔家之尸在下。尚未掘出也。方折步。又見人足跗。或曰。此牛矢。賴有數趾可別。又數武。卧犬馬各一。徧體毛已燒枯。尚微氣。愒愒。至午後掘出之。尸益多。有畢露。頰色肌肉臭惡。不可向適。有東手西足。莫由辨其誰某。誰某。零肉斷腸。拾之。殆盈數棺。小孩棺不足給。則四五同斂。滿而後已。有四肢燒屈入棺。頗難。隨處骸骨狼藉。血肉模糊。真令人目不忍覩。余相識者。有朱肇洪。君災前一日。其家始自南城外遷居龍門橋。其嫂為牆壓斃。遺一乳兒。其

妹幸而逃活。又有唐金海。為唐有才之從兄。派為車夫。尸飛何所。而竟不知。大樹堡來夫六十四人。災後村人昇歸四十餘棺。聞與此同者尚多。昆明五鄉壯丁。縣署勒命來者約三四百名。災後十不活一。即有活者。亦殘錮終身。不能力田已。又有死而無兄無弟。老父老母聞之。一慟幾絕。寡人妻而孤人子。皆自災日始。學院坡坐哭一老嫗。立一婦告觀者曰。此為江川人。惟一子一媳。同壓死。此家絕矣。而婦又自述。吾姓譚。吾即居於會館之對門。吾有兩子。一名譚敬清。

一名譚敬成。火藥炸時。吾在工廠傭人。及吾歸而二子已死。悲夫。言已轉慰老嫗曰。勿哭。空自苦。吾輩宜尋出主持搬運火藥者。共食其肉。有母子住於蓮花池。災時過街。方至冷飯橋。為牆擊沒。掘出母仍背負其子。又有指而告曰。此荷鋤者。即彼人頭之兄也。余見其脫而視之。淚與汗下。路旁一手尚持鼗鼓。知為貨郎被炸。景賢祠在翠湖中。屋頂落挂人肉一塊。英領署在湖之東。忽一牛自空飛來。喘喘未已。繼又落一手。想係牽牛者。與貨郎可謂不忍釋手而忍釋身。

也。掘出尸之最慘者。有見一婦。右乳嬰兒。而左攜一子。又一孕婦。胎兒擊出。母子異處。有闔家被難。獨留一人。坐哭老幼。羣尸之旁。尤足悽咽。災之日晚。呂兄包兄來問余傷否。余曰。傷。自樓投下。命幾危矣。兩君因談觀來情景。包兄曰。足着地上。俯身靜聽。土中猶聞呼救聲。呂兄曰。余在鄉時。嘗臨城觀殺俘。一刀一個。頃而殺數百。尚未覺如今日之慘也。路上卧一担夫。全身焦爛如炭。輾轉呼曰。那位做好事。先生。請速救我。勿使我痛了。請帶個信到我的家去呀。我的

家在大馬村。凡此慘狀，筆不勝書。余亦人也，安得無情。記至此，能不為之灑淚哉。

掘至四五日，尸尚未盡。過其地者，輒為掩鼻。後八日，師歸自貴陽，與敵軍戰於碧雞關，一晨而陣亡千餘人。城內城外，骨可成山，血可成河。軍民有知，聯歡地下，可以成國矣。韓子曰：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庾子曰：日暮塗遠，人間何世。又曰：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君子不幸而處此世，罹此境，其不以此自解乎。莊子見空髑髏，欲使司命復生之。髑髏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使死者皆同鬻骸樂。吾知其瞑目而謝上者於九泉下矣。使死者冤不散。血未乾。其不團結為厲鬼以復其讐者鮮矣。余生平於數不信也。於命不言也。而此次火藥未爆發前一小時。有立貢院坡上者。即見怪煙突起。散後而災作。又有於二三日。前即見者。吾誠疑之。存而不論可也。災民之中。固有幸而不幸者。有不幸而幸者。有不幸而  
不幸者。今復不憚覩縷。聊為述之。南城外東寺街富戶十餘家。以兵警言遷入城。思北隅少僻靜。且房租較

廉。故居之。數日。遂罹禍。安甯縣長謝任方歸路。經碧  
雞關。輿夫請息肩。而彼不可。匆匆到家。已而災作。後  
得尸土中。夫卧吸煙。而妻方盥濯。積善街有花轎。走  
過。轟然一聲。輿夫不見。及遍尋。得轎頂於城北。新娘  
首於城南。相距蓋五里矣。有生子者。延穩婆至。舉家  
欣欣。忽牆奔瓦墜。子未生。而闔家與穩婆俱死。富兒  
遣暇。聚賭一堂。禍不擇人。身殉麻將。平正街距爆處  
較遠。然某氏三層華屋。基址不固。忽圯毀。子為魚肉。  
以市政馳名之張蕤鷗。其私第在北倉坡。亦毀於此。

時。此所謂幸而不幸也。有楊母年六十七。家在北門街。災晨將歸。為其姪強留。至災作。惟一媳死而一孫女傷。三四幼孩。隨侍皆免。某營長自外歸。其素所養犬。忽狺狺吠。家人怒出擊。屋驟崩。咸得全。一銅鼎自空飛來。洞某氏屋而下。壞其什物。然以鼎計之。轉為獲利。有掘櫃者。隱一七齡小孩在內。蓋櫃覆後。適遮其身。三日猶生。又一婦攜半升米歸。屋壞婦死。三子近米。飢乃掘以為食。掘出後送入醫院。有李氏三婢。相攜步市。不覺乘雲而上。少選降於東門外。一年長。

口鼻流血。二年幼。偃仰水濱。得復甦。又一婦坐石枕上。已有身。忽御風而行。及止。回顧坐仍石枕。惟斷一足。痛不能忍。一人原立平地。聞巨聲。俯視足。已立屋頂。運時有担夫索斷者十數次。踣踣於路中。隨護軍人。怒而以鎗擊之。再聞爆發聲。知禍作。乃轉怒為喜。厚謝担夫。又一人御牛車將入北城。換工者適來。沿城歸。遂得免。火藥爆發。已運三日。然尚未盡一半。或謂大批炸藥亦未動。如運完全城掃平矣。或又謂近爆處之忠烈祠。內亦儲火藥。幸未延及。否則禍益不堪。

言矣。此所謂不幸而幸也。一健兒在元通街。全身火藥沖爛。自空中投立左哨街。顧一長者而呼曰。大爹。大爹。立踣地死。軍械局職員某為兩世軍傳。所娶亦獨女。兩家重之異常。運藥時。某往監視。迨災作。人猶見其捧水入黑煙中。後尋尸累日。皆不獲。震時獄囚以為礮也。乃攀檻欲逸。守衛者格阻之。數日皆棄市。災後有火傷者四十餘人。昇入法國醫院。院中以迫於公命。獲利有限。且診治煩難。及傷人呼水。皆一一興之。未一旬無一生者存。此所謂不幸而不幸也。西

人前往參觀。有給災民錢者。有為災民敷藥者。有攝影者。有繪圖者。凡屬人類。莫不悽愴。其肇禍與借此為利者。誠鳥獸之不若也。至十餘日。復掘出一四歲小孩。人問何故不死。答曰。日有老鼠拾餅乾餉我。我故能生。旁人某聞而竒之。用百元買以為子。村人某求子之尸不獲。往問於金馬寺之巫。巫曰。我尸固不遠。在唐公館對門牆下。尋之果然。每夜災區之中。或聞呼爺喚子聲。或曰無之。而大樹堡於災未作前。已聞鬼哭呦呦然。太史公謂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

物。昔讀論衡。觀其論死之有知。皆不足信。今又疑之。然則成此次之災者。可不畏耶。可不畏耶。

自災後十餘日。偶聞微聲。猶令人悚然而悸。市井里巷。凡能言者。無不借為談助。誠所謂創巨而痛深也。論者謂此災之成。實由蜀人宦滇之胡道文堅持過甚。當議運時。有管火藥者馬龍某君。論列火藥險物。諸多不宜。具呈以對。乃胡氏見呈。不惟不納。反大罵某君。某君不得已。先將其家自北門街遷居南門外。然後弊衣從事。數日災作。某君殉焉。故災民於政府。

及各團體之賑救固已深謝。而於某君之先見思之。益不置云。政府因此災免職者。自胡氏外。有龍雨蒼。現兩氏俱有啓事自明。而災民亦正伸訴。則此獄尚未成定讞也。又聞移運之次日。親事者見箱漏甚。用紙糊或布塞皆不能救。已生恐懼。惟事非尋常。不敢中止。加以無識士兵。猶禁人掃。市民乃每家出錢五角。僱清道婦四五人掃歸公有。後災作清道婦亦死。東大教授余秀升過街見地仍有。告警士曰。此險物。何得慢易乃爾。在西洋以人取。且慎之又慎。今用馬

車而又沿路漏遺皆是。豈不危乎。宜告當事者注意。注意。警士曰。吾儕身微。言之彼何能用。以是漏遺如故。在災日午前八點鐘。即於北門街之老馬地巷。燒至冷飯橋。幸而撲滅。後災作。警士亦死數人。有某官嘗任於清。間居北門街。見火藥移來。即心以為危。既而知為上者之意。必不可止。乃議遷家。其母猶難之。家共五口。方遷畢。又移入一家七口。至次日皆死。於是人咸服某官之智。余嘗步思烈祠。觀斂災民。立一人曰。嘗吾出北門。見路上火藥可掬。有小孩蹲而弄。

為游戲。吾戒之。彼若不聞。及歸。吾心危。乃繞道走小  
西門。方至錢局街。而爆聲聞。吾既幸。吾之有見。而又  
哀近爆處者之慘。使吾走北門。亦與之燼矣。余於火  
藥。初亦不料其兇猛如是。夫災情之大。無過水火。水  
火雖酷。尚死有先後。或可幸生。若此災。誠所謂齊千  
命於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空中有烏鳥墮。水中有魚  
魚浮。不為轟焚。即為壓殺。甚有兩難兼受。方得死者。  
歷盡人間之慘。雖凌遲大辟。殆未有過於此也。少時  
居鄉。見炮製火藥者失慎。傷亡多不過四五人。少則

一二人而已。未見震蕩漫延如是之廣。薛叔耘庸盒  
筆記屢書清同光間兩湖及安徽各處火藥災。其言  
曰。自槍礮興而各省各郡之火藥局林立。然必擇空  
曠僻靜之區。俾離城市稍遠。所以重民命而避凶危  
也。蓋懲前彌後。不得不爾。使今之明公。少知讀書。得  
聞薛氏之說。則此次之禍。或銷散於無形。亦未可知。  
昆明火藥局。原在今之圖書館。後因光緒年失慎。斃  
命五六人。即遷之城外。而此次乃以軍事之故。天奪  
其鑑。以至險之物。置之且虞其爆。今以倉卒運之。而

又加以疏忽。釀成彌天浩劫。亙古未聞。又何怪哉。薛氏所記以太平府為甚。震蕩之地。似較此為廣。然死亡人數。不過三百餘人。近日賑災會報告。此次損失。戶口有三千餘。斃命在三萬餘。比之太平府。相距殆什伯矣。又聞初議運藏之處。有主文廟者。則南門繁盛之隱危。有主軍械局及八省會館者。則五華山危。有主浙江會館者。則損失戶口。當較北門尤甚。蓋北門尚有元通山及忠烈祠空隙之地。浙江會館近小西門。其繁盛亞於大南門。四圍皆居民稠密之處。其

失豈堪言喻。然此次所毀屋舍已既不少。公所如交

涉署

即昔之市禮堂

職業中學校

即昔之學使署

英國領事署

即龍主席

第私皆瓦飛牆墜不堪入住。而西人在北門街之聖道公會亦摧毀殊甚。唐省長之舊第其副官言修葺費用去一萬圓。方得蕙事。東陸大學理化儀器及測量器被震壞而損失者要在二三十萬云。

### 附詩二首

西樓先生樓下投。迴望四處如覆舟。黃煙滾滾遮天際。哭聲震野血淚流。始寤大礮來攻城。終疑火星撞

地球。哀哉。生死不自主。人居宇內同幽囚。囚室亦焚  
可奈何。飛潛動植頃刻休。誰謂造物錯愛我。留我涕  
淚灑城頭。城頭火藥轟千家。地崩屋壞死如麻。一瞬  
之間齊萬命。人災更比天災甚。天道賞罰竟何公。可  
憐災民奔西東。爆發近處無孑遺。身首齏粉隨飛蓬。

上一首

哀北城

火藥爆後雨中宿。扶傷挖土築矮屋。鋤下三尺未及  
泉。忽聞地底有兒哭。目瞪手顫不敢挖。揮鋤奔告同  
難家。同難共來查何物。仍聞呼爹復呼媽。人多膽壯

將土掬。土盡忽見一橫木。木下枯槁三餓兒。長年七八中五六。最幼一兒齒方出。僅有微氣斷復續。中兒橫卧亦奄奄。手足已僵不能曲。觀者前握長兒手。汝埋十日曾餓否。長兒開口淚盈頰。不是佛棹吾身壓。吾母出街買米歸。吾率兩弟棹下嬉。轉然一聲天不見。二弟與吾皆駭癡。冥冥之中腹輻輳。吾探生米吞入腹。小弟飢啼不能已。嚼耐哺米將當薄粥。二弟號呼不肯喫。泥土墮下復受擊。哀哉三兒真有福。當道豈能盡殺戮。人為巨災天為護。吾今翻為災民祝。上首祝災民

附啓一則

各位。在七月十一日後。不曾到北門看了一場火藥大災。不要錢。不買票的悲劇麼。這悲劇實在值得看。不惟史上所絕無。亦為世界所僅有。真是人一生不容易得着的機會。我們連票也不買。錢也不出。我們又怎能對得起那幾千人的演員呢。我也可以說是演員中的一個小丑。也曾從樓上跳下來供給人看。我還怕這一套悲劇不能持久。所以又編為劇本來惠顧人。不料我才將首兩節印了五十本。就為一般

捧客似的朋友將牠奪去。所以實在對不起大家。大家如願我這悲劇再能出版。那就不客氣的請各位交點預約價。換一句話說。就是要補票錢。若說是募捐。那末明明是騙人的。我就不願意做。哈哈。不知能夠有表同情的麼。

### 記游觀音山

觀音山濱滇池。距省治五十里。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三日。羅次李石圃招余及楊成志君游。楊君者。自粵來調查民族專員也。今日之游。亦多為調查故。隸而

從者。有土著張君。及學生陳汾。日出七時。自大觀樓  
泛汽船。放草海向西山而進。大鼓浪小鼓浪瞬息咸  
在目前。船中人有指而謂曰。此某村也。此某寺也。余  
取望遠鏡窺之。樹石歷歷可數。山翠欲滴。景醉人。雖  
履涉弗過焉。十時許。見峭壁峻嶒。突蹲巨浸。極險處  
建牌樓。左右蔽樹擁之。樓負石浮圖。聳然特立。有飛  
勢。余等迎笑躍起。恨來游晚。登岸。沿山麓西行。可里  
許。有村曰鳳陽。居民數百家。多漢族。聞習夷語。所謂  
明家話也。市壁嵌石刻明張英故里題字。其生平載

昆明縣志卓行篇。余等偕楊君憩茶館。君訪村董訊  
民俗。口述筆追。若不厭其瑣。余則對農人談田事。深  
味乎桑麻。君記訖。起攝土民影片數。方東向登山。先  
至一樓。新構築。滇池破窗射目。飲卧皆宜。顏曰望海。  
降樓。折叩小門。僧啓入。越殿廊。闢山門。是為觀音寺。  
寺據巔。面延峭壁。初見也。余等尋逕攀樹下。百步陡  
甚。羊腸行而復上。梓樹莖。側身望。濃陰裏。窺天日如  
星斗。至浮圖止。登臨見金山。百丈探海崛起。如鶴飲矯  
首顧塔。其啄樓其頂也。茂林連綿。蹊谷幾不可辨。見

寺宇在樹杪上。時風止。鳥鳴靜。獨立而歎賞者久之。  
颺帆如蝶。栩栩過浮圖下。遙瞻墟落。與海水犬牙。隱  
隱顯顯。依山麓而逝。青綠曠穆。彌看彌清。對面遠山。  
縈迴似帶。中漸高者。有時白雲鎖之。恨不知名。張連  
楸曰。余容此。聞太華黑龍潭美矣。而茲山鮮稱者。以  
僻遠故。少石刻。無題名。未為俗士辱。得全真面。亦幸  
矣哉。今與楊君游。山靈有知。萬里一遇。許我輩訂交  
否歟。楊君於是登塔攝影。繼又各據一級。余持相機  
攝之。返山門。僧為動機。又攝之。余影留山中云。坐齋

中飲茗。同出所攜果餅啗之。陶然相戲謔。呼爾汝。反  
思楊君學術之士。不畏跋涉。冒險渡金沙江。入涼山。  
與蠻夷雜處。辛苦備嘗。非操過人之才。不能也。退與  
吾儕游。視異族自易近。然君日咨討。顧不在吾儕。蓋  
吾儕雖生滇。而習中土仍故也。與君飲讀君書。宜授  
夷文為君師。遜謝不能無論矣。時且晡。齊檢所攜下  
山待舟歸。七時詣城。新月下。回顧所游山。窈入雲際  
焉。舟中助談者識董翁。翁即茲山產。嘗仕文山縣。楊  
君借問俗。翁笑曰。俗難言。即舉任地對。此方諺云。開

化不開。文山不文。俗可知也。歸後十餘日。連榭有旋  
里之役。悵然且與諸友別。而楊君尤念念。嘉會難過。  
思無以志。乃率爾書此。

### 昭通後海子梁堆發掘記

民國二十年夏。昭通民眾教育館籌備處於城西北  
隅十五里後海子發掘梁堆。掘至底。深過人頂。四面  
沙石贅成。儼然石室。前狹後廣。縱丈餘。橫四尺許。可  
容七八人。上雖圯。以門楣及後壁考之。知為圓頂。室  
形適類古之鏹幣然。縣長湯公。為籌備處委員會主

任。建議將石運入本館。自五月運至七月。計得石大小百餘塊。其中足寶者。一石上刻龍隨鳳圖。鳳前有車輪狀二。不詳何物。一石為人逐馬圖。人手提劍而馬作奔狀。神情畢肖。馬之前立雄雞一。位稍上。頭已剝落。一石雜刻花鳥數事。較小。又一獸。不辨何種。龍鳳者。最古拙。初掘時於亂石中得之。人馬花鳥兩石。乃嵌於左壁上。又二石近正方。刻日月狀。嵌於室之後面。又一石上下已斷。有月三兩字。頗近漢隸。餘兩字際斷處。僅殘畫不能辨認。原嵌何方。亦未審。按所

獲各石。刻文與石質。咸與孟孝琚碑同。而鳥獸人物。又與漢武梁祠石相近。惜文字過少。時代不易確定。當發掘將竣際。忽於日月狀石之下。又得一小石。徑可六寸。厚二寸。上圓如圭。下平可立。工人見之而異。滌以告余。余視之。中刻篆文壽字。大如兒拳。四圍繞以半環花紋。紋外鐫字二十餘。字巨細不勻。體在兩饜之間。右曰風神十。左曰他碩毛只。中雕小鳥一而頭向篆文。毛字即位於鳥尾下。上曰顛司所治。下曰土人不信。信字又與左之只字齊。紋之近處。又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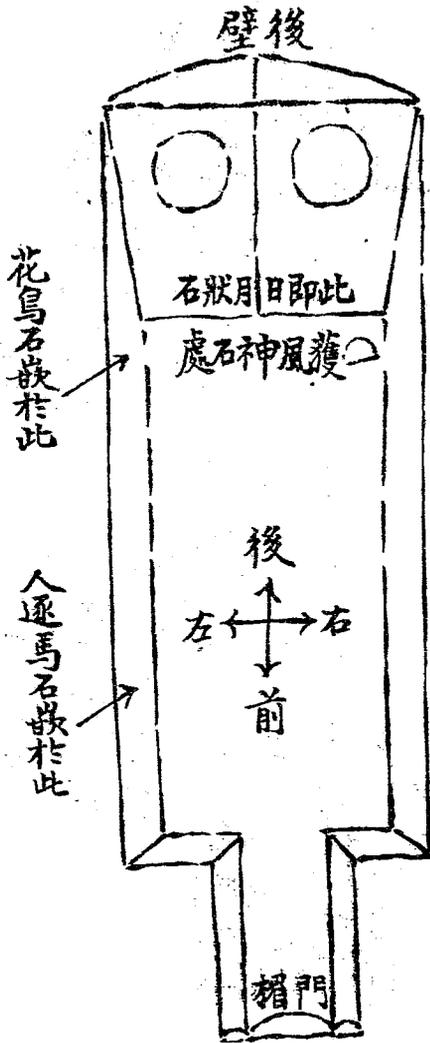
下上知。彷彿回文體云。餘數字模糊不明。此石與前諸石。是否同時。究屬何物。亦不能定。石室之發現。因去歲余游西鄉。詢村人梁堆狀。石工某為言數年前。後海子梁堆陷下。見石室。今雖為土掩。可覆按也。余以事牽。未暇往。今年值教育廳有籌備雲南第二民眾教育館之令。余被推為委員。一日湯公曰。聞孟孝琚之石槨猶存。吾將往觀焉。余因言石室事。盍往去發掘。較石槨必有可觀。竊恐非實。乃抽身先去尋。至則果有遺蹟。後數日於會中提出。得通過。議決由各

委員分往監工發掘。既而由余負責。凡掘六七日。日  
工四五人。館中百餘石。遂以次出土焉。夫所謂梁堆。  
乃昭通魚島兩縣間獨有者。坡壠上。往往一二或五  
六據之。其大幾與邱陵等。或視墳壘倍蓰。土質極細。  
傳自何代。梁字何解。俱無左券。問之鄉里父老。皆曰。  
未修城前。獠人土室也。故又稱曰獠堆云。聞農家言。  
發掘者。花磚最多。五銖錢次之。間有刀劍銅器石器  
各物。問其內狀。皆曰。用磚砌成。坐北向南。如城門洞  
然。或空之為窗。高之為牀。數堆相近。通以隧道。又有

掘者。磚甃如櫛。下見遺骸。然則後海子所發現。既在  
低地。形又與此畧異。近來海內考古之風漸盛。梁堆  
一事。恐有未聞。故畧述之。俟博雅者考訂也。百餘石  
之外。又獲花磚數塊。陶片一二。其製皆與今異。

按石櫛僅一蓋。在昭通城南九里之白泥井。現橫  
溪上為橋。與孟孝琚碑是否有關。待考。

後海子梁堆正面畧圖



西樓文編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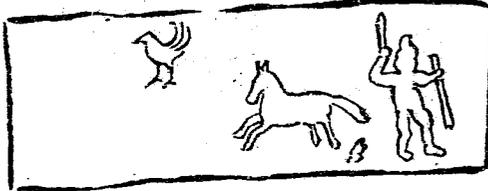
二十九

梁堆各石刻畧示如下

龍隨鳳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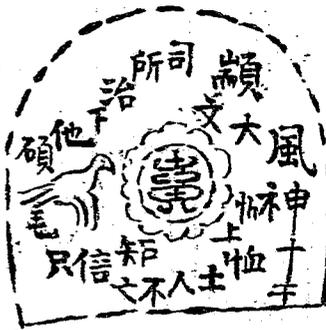
人逐馬石



花鳥石



風神石



月三石



西樓文編卷二

府君述

府君諱聚美。號仁甫。初諱灝。字海帆。張氏。原籍江寧。有八世祖諱祥者。始家恩安。清咸豐丙辰。回亂。縣城幾破。我大父攜家避難雷波。惟伯父永留。時府君方五齡也。府君以咸豐壬子七月二十二日生府君少謹厚。訥於言。兄弟五人居最幼。父特愛之。長娶饒氏。卒。繼娶姜氏。吾母也。有子男四人。女如之。勤學。通五經。府學庠生。項城高公釗中提學。至。見府君為文器之。且譔聯以勗。至

小子連楸入私塾。劉師嘗曰。昔應舉。有經古難甚。惟若翁精此。然府君性簡。不樂進取。日教授酌酒自遣而已。嘗端楷書詩品。授伯兄。必楸讀。來客見之。謂體近歐虞。家務悉委先母。不問。勉人以勤儉。忍戒諸子勿忘好藝。花露盈屋頂。或置案對之觀書。所藝無珍植。而朝夕溉清水。無倦然。餐後烹茶。必手自為之。未嘗呼兒輩。一日小子將壺壞。而府君顧視無愠容。轉好語之。逢良辰。戴笠攜兒孫游河畔。息樹下。吟詩。命兒孫和以為樂。識者遇歎曰。翁福人也。府君笑不應。

家有宅。先大父所遺也。有樓。面市。府君閑居其間。連  
楹。自幼誦經。佔畢。府君側。聞誤。即正之。乞人嗒然呼  
樓下。自窗中投錢與之。去。春冬拜墓。必躬行。祖塋去  
宅十五里西。晚歲足弱。諸兒請休不許。先是我大父  
母歿後二十餘年。連楹生。已不及見。墓碑未立。府君  
不能忘。日念念。未言而泣下。以族故。迨老。竟未東。府  
君以民國己未三月二十日卒。享年六十有八。臨卒  
語先母曰。吾死必薄葬。勿用絲綢。斂指仲兄正楹以  
壙所。禁從堪輿說。命連楹讀書。謹遵母兄言。嗚呼。不

肖小子。至今尚憶府君生平。披曆書。審節候。卧病。猶呼小子尋書與之。既而曰。明日吉。有期。至明日而府君卒。嗚呼。

連楸曰。府君曾祖諱文芳。祖諱起龍。考諱秉乾。字體元。健齋公是也。少孤力牧。長以商致富。好士。與鄉隱君魏定一交。諸子皆好學。仲子沛聲名籍甚。惜不遇。張氏祚薄。能蔭我後生者。至今賴健齋公焉。

附張茂才墓志銘

石屏袁嘉穀撰

君諱聚美。號仁甫。思安張氏。先世籍江南。居之八世。

祖子璧始徒滇。傳至君之父健齋。富而好士。嘗與魏  
不坡諸君游。生子五。君居幼。少謹厚。訥於言。勤學。通  
五經。入府庠。項城高學使。到中異其文。書聯勛之。屢  
應鄉舉。不第。夷然不屑也。好藝花。朝夕溉清泉。必自  
汲。餐後飲茶。必自煎。春秋謁先墓。必躬行。教諸子自  
立。端書詩品。以授長子。必楸。雅近歐虞。課季子。連楸  
經。誤即正之。暇或攜兒孫游河畔。息樹陰。吟詩。和聲  
以為樂。覩之者曰。翁福人也。民國己未春。卧病。呼連  
楸披曆書自審之。既而曰。明日吉。有期。至明日果卒。

時三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八。君娶饒孺人早卒。繼娶姜孺人。武秀才茂東之女生子四。長必楸。次正楸。次時楸。連楸最少。生女四。長適楊。次適陳。華芸幼讀。以己未六月十八日卒。距君喪三月耳。姜孺人之少也。與母晝夜課針黹。苦甚。及笄而歸君。性素儉勤。伉儷之雅。有梁鴻孟光風。待人寬。教子嚴。亦古列女傳中人也。嘗曩職史館。殷殷於名人時行。一一載之。歸里後。喜與後生講學。連楸列門下三年。嘉其幼學。勵其成。窺其容。戚然喟然。不肯語。窮之。則以親喪未葬。

對。乃未幾而君之季女芸自鄉來書。以葬期告曰。將以乙丑十二月十八日葬。君與孺人葬於其先塋。天梯。余雖不文。敢無銘耶。銘曰。

文人文。行為根。君之行。宜工文。文不死。千秋存。矧有子。善述君。君之配。淑且敦。有孝女。窈窕。下九原。上蒼天。天不老。視貞珉。

### 先妣述

嗚呼天耶。我府君方歿。先妣長兄繼卒。不肖於人世何如也。先妣姜孺人。生於清咸豐庚申五月十八日。

少居家。與母晝夜課鍼。苦甚。年十八來歸。生男四。女六。次三殤。娶諸兄婦。嫁大姊。歸楊氏。多先妣力也。小子於男為最幼。共姪戲庭中。母呼一一。餌哺之。親提抱。人見祖孫熙熙。竊歎張氏福德。咸在我母云。孺人素儉。教子嚴。待人寬。不齋。不迷佛。家務凡百皆自為。姑妯或未習。慕之不能。過請代。孺人欣然不為辭。有鄉曰西溪。離城西七里。龍上有我祖遺圃。在草舍三間。圃內偏樹玉蜀黍。雜豆蔬。每秋收。孺人必親往。賃牛車載黍歸。為辦積竹樓。累累然。孺人雖居城。而

勤過田家。外祖母八十餘老。無恙。孺人攜小子歸甯。以手扶母。母視女手胼胝。潛然涕。回首顧小子曰。爾祖業俱在。不汝族人若。非爾母力耶。時尚幼。不知是語可傷也。乃使婢自篋中取金珥雙。遺之。念孺人。諸兄婦語私室。噴然。孺人如不聞。仲婦順姑。來代爨。孺人命之善視孫。佃嘗亡耕牛。孺人與資曰。牛。農本也。無牛何以耕。佃念至今不敢忘。孺人痛府君喪未葬。無賴。遽於民國己未六月十八日憤懣卒。距府君歿僅三月。年六十。諸子思外祖壽九十。以女必如母。方

孺人頭岑岑。漠不以為憂。至卒。慟失聲。嗚呼天耶。悲  
哉。慘矣。歎何未已也。未二月而長兄卒。其酷則小子  
何忍述。是歲冬。四姊以三兄時。懃力歸陳氏。小子獨  
偕幼妹。二居故宅之後。怨言屢自宅外至。路人知故  
策袖手而過。小子愚甚。思親不敢哭。夜寒共燈下圍  
爐。華妹縫衣。芸妹偷閒讀史記。戶外犬吠。狺狺如盜  
至。愀然慄。伯母家近宅。內有小門通。見姪。拭淚不可  
止。癸亥春。小子出奔。兩妹寄仲兄。今三年。親歿七年。  
人聞尚有三喪在淺土。莫不憐。乙丑冬。芸妹手書告

兄。妹將自葬親。嗚呼天耶。不自隕首。復何救。惟念我親在地下。瞑也耶。我親瞑也耶。孺人母張氏。有兄一。弟二。一妹。即四姨。孺人至老。友愛益甚。父諱秦岳。字茂東。入武學。世大族。生平多偉績。載縣志。

先兄事略

先兄諱必楸。字筱帆。府君長子也。少學於家。隨父受句讀。已而從舅氏習賈人業。諳時務。人多重之。清光緒末。鄉大水。家宅基以土者皆圮。兄指畫諸工。復新之。視舊尤宜。府君喜而告連楸曰。吾以汝兄樸鈍人。

也。不謂其識乃爾。後兄業益進。家稍潤。頃出居。不幸患痔。然事親益謹。見弟妹等必飲食之。教學徒未嘗面赤。其和厚殆天性也。連楸幼時。往觀製火柴。還擬一圖懸壁間。兄奇之。自是資書具入小學。至今能繪。皆兄勗也。民國己未歲。府君卒。先妣憐兄甚。命歸。踰月先妣卒。而兄繼之。在家僅百日焉。初兄歸。其婦戚屬有罹疫者。攜子省之。遂蔓延於家。四姊與連楸幾危。賴兄力調護。強能步。而兄已不起。可悲也已。兄卒年四十。有子曰達。初一女尚幼。依其母。

連楸曰。兄歿八年矣。忍而不述不可也。然今述者什一耳。兄常曰。親之愛子衆。子順親也少。蓋做不孝也。嗟夫。是不足傳兄耶。待仁者辨之。

雜述幼年事示陳汾

新秋雨後。獨坐空齋。夜靜月明。課陳汾畢。乃同步翠湖堤上。月下賞荷。四顧寥然。聞橐囊索聲。見小孩負重自樹陰而來。偶憶幼年事。歸寢時。拉雜書之。即以示汾。余幼時。先妣嘗命負番椒半筐。上置北瓜一。重可十餘斤。以遺舅氏。途中疲甚。乃憩於路左石階上。欲

行瓜墜不能起。竊思棄之。必受親責。歸告則筐誰守。方躊躇間。忽有長者自後語曰。勿急。少休息。余回顧衣冠甚偉。心知之而不敢言。須臾再起。長者以兩手提余筐乃立。於是走兩街直奔向舅家。雖苦不敢再憩。余精力自昔殊健。少疾病。蓋緣幼年不恥勞辱。兼先妣素嚴。有以致之。此長者非他。父執唐冠洲先生也。名士瀛。為清光緒年明經。以學行稱鄉里。其少子永權。後在小學與余友善。民國十六年畢業於北京交通大學。亦後輩中之有為者。其父以十二年卒。唐

君蓋未歸也。宣統元年。余方九歲。先妣視之頑甚。惡之。乃命仲兄送至周三品先生處發蒙。先生教館設於昭通西城外菜街。與吾家相距甚近。余初讀孝經大學。此數卷在六七歲時。依坐先考側。聞大姊夜誦習。已耳熟。故入塾。先生每日課背。余聲輒琅琅。當時雖幼。頗覺純樸而穎悟。教館為樓一間。其下居師之眷屬。一日同學有卑劣者。將橙重擲作聲。樓下乳兒由眠震醒而啼。師聞而大怒曰。誰某。卑劣者立應曰。張某。師即命其督余跪之受罰。時同學有四五人在

側。皆默而不敢語。私塾舊例。遇端陽日。學生家恒用紅紙封制錢百文。命兒童持至師處饋節。師受禮後。則報以摺扇一把。中秋則給餅一枚。是年吾得扇。數日。即攜之入塾。同學競取較美惡。其美者遮視紙裏竹骨皆齊。惡則否。較後以余扇最優。餘皆視平日勤惰而分長短。蓋師未給時。已辨甲乙而識之。學生賢愚。不爽毫髮。其用心亦良苦矣。然由此知余前被誣。乃師一時怒甚。不暇察也。而余既不自白。亦不改性。殆由純樸使然。當余得扇歸也。啼求先考作繪。先考

雅不工此。憫兒哭甚。乃隨意點綴人物以慰之。且曰。此端陽龍舟競渡圖也。余至今聞繪。尚喜色洋洋然。必得觀之。或摹之。然後快。余誠不自解。陳汾今年十三。去歲受家尊之命。來從余學。又欲學畫。余視汾純樸。與余幼時埒。而好學不及余。觀吾幼年事。汾其勉之可乎。

西醫馬佐生傳

馬佐生 (Dr. R. P. HADDEN) 英國愛爾蘭人。基督  
教徒也。其家男女皆習醫。先後航海來華。宣統間。馬

氏任廣東醫院職務。民國初。歐洲戰起。時患腸熱症。攝養於香港。病未愈。即馳赴陣地。歷任軍醫要職。停戰。復旅廣東。論功授陸軍紅十字勳章。十三年歸里。十五年又寓北平。旋至山東。主任朱家寨醫務。入欽其術。贈以萬民錦衣。以志不忘。十八年昭通福滇醫。院。卸醫士卒。馬氏應聖道公會聘。秋末詣滇垣。欲少休。聞石門人病。步行急趨。昭通至石門。痊其人。始入院。是時院中多受傷軍士。每抱之登梯入臥室。為掩被。乃已。民間求醫者。遠近貧富。寒夜霜長。要務當前。

咸不問立往。遇無力者。往往免費。病革。酬藥貲。輒忘取。有見而告之。慨然曰。我身已獻上帝。代其救人。職也。餘何顧焉。馬氏為人。身材魁偉。真博愛。未嘗有室。其教中歲晚開年會。人必赴。馬氏方出。遇有延視疾。即隨去。曰。會可緩。患病者馬能待。吾甯違之。往治病。不乘肩輿。不限時。視人五臟癥結。術去常驗。診候無暇。百里內嬰疾者。無不延頸望療也。十九年春。為人止疫癘。頃被染。臥半月而卒。年四十有五。卒之日。知與不知。聞稱其行。莫不太息焉。母年八十餘老。健在。

英國云。

賢曰。同類自殘者多矣。馬醫士一白種人耳。救吾黃族若不及。至懼疫而舍身。人性果惡歟。返里來。耳目所接者。皆足心酸也。獨馮氏名傾婦孺。已而卒。豈不惜哉。其人雖未見。傳述所得。無大差異。誠有足多者。余恨未習醫。生民疾苦。不能濟萬一。追悼日。讀其啓而詳其生平。因益以所聞。次其事而備史乘焉。

劉陶盦先生傳

學風日壞。師生為讐言。教者惟利是視。授課則敷衍而

已師義何解。廉恥究屬何物。彼輩幾不知也。惟劉先生則不然。歿而人愛思之。作劉先生傳。先生名盛。塹姓劉氏。雲南會澤人。陶奩其字也。清宣統間。以諸生入省會優級師範學校。選修理化科。教授見其齒缺。欲免讀英文。而先生益奮勉。畫石版默習之。畢業後。歸里辦學務事。人與齟齬。遂辭退。民國二年。昭通成立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張本釗歸自日本。聞先生名。乃聘之任教。已而張氏卒。繼位者仍留先生焉。七年。改師範為中學。余方入校肄業。時先生授史地兩科。

且攝學監事。其同籍友戴仁甫授國文。二人者學行俱高。教授有法。校內咸稱劉戴云。有違規者。私相讓曰。監學知之奈何。惕然而不自安。聞其聲。歎聲。率避去。若不及避。則端立致敬。先生見。惟頷笑之。晨興必步教室。察諸生勤惰。夜則尤嚴。至二鼓尚溫書。必令就寢。然後已。每授課。滿堂肅然。先生登壇述史事。斷得失。出入經傳雜家。滔滔莽莽。令人神移。言治史。嘗曰。史通、文史通義、中國歷史研究法三書。不可不讀也。各省疆域既講明。學生必製圖。而先生論海陸大

勢五洲風物。又往往出教科而有獨得者。夜自習為  
兩小時。首數學。或靜讀。次朗誦。或習英文。慮同室而  
相擾也。一夕時已至。其懶者尚聚於寢室。有楊德亮  
君伏窗下效學監語。聞即潛行就座。先生使人畏。皆  
此類也。其為人身長色豫。言語如老嫗。尚氣節。常課  
暇列學生於操場。呼名。詔以立身治學方。訓誨之勤。  
溢於言表。及出校見監學者多握齒。因念益不置。於  
學無書不窺。近代掌故。嗜之尤篤。偶坐談。指陳時政。  
聞者咸歎服。同學於所言所授。未嘗不拳拳於懷。民

國八年。司令蔣光亮駐軍昭通。其卒過街與學生起  
覺。即日馳校縛數人去。先生與戴君憤甚。以為眾辱  
校。趣當事者上訴。而或謂非計。恐孽禍。兩君持之堅。  
力陳其不可。乃赴省求上理。學界知狀。亦出為援助。  
光亮懼。先釋學生出。而政府亦斥其非法。次年又起  
風潮。得平息。先生與有力焉。先是鳳池書院有舊籍  
數千卷。移儲校中。久未顧。內有巨帙。師生罕能備。先  
生與同事議之。設為圖書室。並購新著多種。聽人往  
借閱。由是造就者益宏。十二年先生以疾卒於校。年

僅四十餘。子治舜。歸葬會澤。先生素工書。逼近平原。而於南園尤慕之。親友求寫者不絕。略無厭倦意。且曰。足資吾練習。余以先生尚盛年。未請一紙。前訪軼事於治舜。誤謂索遺墨。然軼事亦未獲。惟聞有遺著數種藏於家。至今未覓也。浦君漢英。屢以次先生事為屬。余乃舉所知者著於篇。

贊曰。劉先生之教法。盡人能為。然其歿方數年。學者多云無良師。余初不謂然。及以所遇者參之。其不誤青年。誠少也哉。夫學校為育材正風之地。今乃招市

儉而與謀。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耶。吾民絕脂膏以奉  
上。上審於所為。豈惟吾民利。亦且自利也。今求劉先  
生而不得。況過於劉先生乎。求學青年。如失重寶。窮  
夜摸索而無著。而反陷其身。豈可勝歎哉。

附傳後記

嘗訪陶會先生事已數年。皆不得。將為此傳。又徵於  
二三友人。亦不出吾所知。文方脫稿。會大學宋君自  
鄉來。乃請為第一次譏彈。且叩有軼事否。宋君曰。嗟  
乎。吾欲述先生事久矣。惟以事牽。未克如願。不謂子

乃先吾先生歿。同學失所宗仰。其事宜傳無待言。吾侍先生尤接近。今又適來。豈非天耶。余入校前殊未諳。且述常繫余心者。當顧品珍自蜀率師旋滇也。分一隊走昭通。方入城。遣人先驅覓駐處。有三卒覘中學屋宇西式。頗高曠。用壁大書於校門曰。步十團本部住此。值先生過。乃從容問曰。諸君識字乎。答曰。識。先生詰之曰。然則此處何旅館。其額非校歟。諸君獨何不識。三人舉手怒目曰。汝是誰。先生大呼曰。我東川劉盛埴也。汝曹聞名乎。三人立斂腕相顧。遁似有

追者然。初師生見軍人入校者再。知不免。均岌岌。聞  
為先生屈。皆躍足稱快云。時民國九年歲晚也。是年  
吾休  
學故先生察學之勤。人固皆知。然尚有一事。知者鮮。  
未知尤足傷懷。恐子亦未聞。余感然曰。何事。宋君曰。方先  
生病革時。余往視。仰臥榻上。形神已離。惟時歎曰。噫。  
斯人猶不自幸。吾病至此。尚欲給我歸里。是何心哉。  
吾病以校勞。死於校。非乎。已又喘息曰。余寒夜屢起。  
屢眠。蓋防學生身臥密談。良為惡誘。而誤青年。是以  
吾病日危。日喘喘。已又曰。校中學風不壞。所費幾希。

斯人若尚不知。今我將瞑目。給我歸里。是何心哉。既  
又側身告余曰。汝勉哉。中學畢業。若再入師範。亦可  
自立矣。凡先生所言。吾每念及。未嘗不惻惻而動吾  
懷。臨卒前數日。病少瘳。猶見稚子扶之。循視校。方竊  
喜。俄聞卒。余不禁悲哽。同學開會追悼時。人無不啜  
泣。是年視學。揚士敏至昭通。獨嘉其學績。方陳上請  
記功。以勵其餘。而先生不及見。哀哉。先生遺著。有史  
地合編一種。內述歷代地名沿革頗詳。余嘗為錄一  
過。當歿時。夫人不知可寶。子幼。為人所竄取。恐已不

可得。君置之可也。余曰。有仁心者。必不沒人善。姑記之以待徵求焉。次日。鄧子光來。余請為第二次譏彈。子光曰。吾讀之。猶彷彿見劉先生也。已逼肖。惟聞先生。生在鄉。入與齟齬事。時戴老師亦在。事至激烈。至持刃相向。兩君毅然叱之退。而無懼色云。其因維何。吾則不知。吾所敬者。以兩先生皆文弱書生。且能如此。真足壯也。昔年還鄉。路經東川。嘗造先生第。求遺像。與墨跡歸。用志不忘耳。子光名象華。與余同里。友且十年。宋君名恒昌。字裕久。魯甸人。積學士也。兩君志

素卓絕。前後受劉先生業。余愧不能及。時民國十八年上巳也。傳後記。

### 楊恩濃畧傳

楊恩濃。字露華。雲南昭通人也。少刻苦。勤學。素負氣。見事果敢。有為。當斷立斷。不俟頃刻。昭通地處一隅。科學遲遲。通歐洲語言文字者尤無人。有之皆齷齪。為謀生計。未有以治學術者。治學術自恩濃始。恩濃初受英文於戚友。後聽英人教授。輒領悟。操語言甚熟。與西友辯論。終日不能自休。見者皆知其為偉器。

也。十六歲入中學。時國文主席戴仁甫。教授嚴而有法。思濃英文既優。學科日進。以餘力為文辭。皆琅琅可誦。同學有嘲以通西語且為洋奴者。思濃置不顧。民國十年。英人率師寇片馬。二三學子倡發宣言以醒民眾。人輒漠視之。而思濃持之尤力。恨英人次骨。有耶教徒者。苗族也。見宣言歸而呵其師曰。汝何故敢侵吾領土。英人默然不能對。十二年思濃與其友浦光宗張連楸赴省垣入大學。同室切磋。孜孜不怠。思濃所學。自政治經濟法律諸科外。凡先秦諸子四

史通鑑及近代名家著述。無不精研殆遍。或手自筆錄。參以己見。袁樹五先生嘗評其文曰。卓然名作。魏冰叔之流也。在校四歲。以肄業過勤。兼因他故。心抑鬱。遂抱病歸里。既益甚。乃於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卒。年二十四。將卒前數日。猶手不釋卷。有勸其少休者。對曰。我十里已走九里半。豈有餘半里而不走耶。恩濃父母俱存。未婚。有劄記遺文若干篇。足傳後。贊曰。揚恩濃之死。豈徒一家之痛。抑亦一校之痛。校為國而造材。材且就而壞。其咎在材歟。抑在校也。作

者亦抱痛人也。一字一淚。不能起死者於地下矣。悲夫。

附楊恩濃遺事

浦光宗撰

楊君恩濃。苦學且就。抱志而歿。是以足惜。張君述其生平。尚有未盡者。余補之於此。楊君少時。好作鄉村游。其母舅陶氏。在昭通城西二十里舊園。君輒徒步往還。長年不倦。而未志於學。及肄業高小。幾降級。乃決然奮發。自是終身不復怠。中學時與劉君千祺。姜君穆清。最友善。劉君懷幹練之才。遇有事變。輒能領導儕輩。從容謀應付。姜君性藹而靜。夙夜必鍛鍊體

魄。君並取其長而補其短。於是學行與體魄並進。民國十二年。君入東陸大學。專攻政治經濟。好觀察時變。推其因果。與友人促膝而談。慷慨悲切。若有不勝憂者。乃團結同鄉。倡立昭通旅省學會。謀革新桑梓。以見己志。後二年。睹同學多感英文缺乏。復毅然與二三師友倡組學生英文協進會。以資補救。厥後君學日勤而身日衰。身學背馳。重以憂感。而君日危。中西醫藥既失效。鄧君象華勸習。因是子靜坐法以自起。卒無功而歿。綜其生平。善擇友而交。擇師而事。其

志遠。其才俊。急於公而善用所長。是以難能可貴。師友莫不惜其歿也。若夫感自外起。憂從中來。纏綿不能斷絕。殞其身而不自知。則其所短。雖然。環境為之也。使余當之。殆亦不能免也。悲夫。

### 附追悼演說辭

楊君他已死了。我們今天追悼他。正所謂哭之已晚。然我不能不有幾句話。今天的追悼會。在不知者的人。以為是為死者。其實不然。死者是無知覺的。此自王充已來。各哲學家已比方得很明白。豈不是我們

生在今日。反不及古人嗎。那就成一個笑話。所以這  
個追悼會。可以換一句話說。是為生者而追悼。不是  
為死者而追悼。是為生者做個補救的追悼。不是為  
死者做個安慰的追悼。總說一句。就是追悼生者而  
借鑑於死者。

我常想凡一個國家。政府是如我們的父母一樣。我  
們就是他的子女。各種學校就是政府為我們請的  
太傅。人民如有不求學的。或有求學之名而無求學  
之實的。政府就要認真懲戒他。不要放縱他。其有求

學而用功的。或用功又太過了。政府就要認真獎勵他。維持他。不要孤負他。束縛他。那末將他造成之後。對於國家的前途。也就有莫大的希望。如他天分既高。還能一日千里的去。日積月累。漸漸的太傅的學問不能教他了。或他還比太傅高了。當父母的人。就要為他設法另聘。或是送他遠出就傅。可惜這已死的楊君。不知道是他的父母孤負了他麼。抑或是他孤負父母了。在我看起來。完全是父母孤負他。因為他的太傅已不能教他。或能教他。又不能將就他。

他胸中就覺得不盡所欲。而他的父母又不為他另聘。又不肯送他出去。有了如此好的兒子。他還不知道。因此楊君就打個主意。如將就父母的心。就要誤了我的終身。於是下了個決心。準備自己去找一個新太傅。惟是怕新太傅看不起他。或是看得起他的。經濟又來不及。他要想一個看得起而又可以減少經濟的。於是他就不惜死命的苦。當我與他同寢室之時。每晚餐後。在我都是散步的多。而楊君則不然。他一退食堂後。就拿他的數學來練習。大都是很

艱深的。費腦力的。而楊君照常的做。做了數月之久。在他自己以為可以十二分的見新太傅了。那料他一去。新太傅完全不收容他。論及他的程度實在有餘了。究竟不知是什麼緣故。或許舊太傅在暗地裏阻撓也。未可知。楊君自此無法。祇得依然退回來在舊太傅處。而舊太傅彷彿因此也就有點恨他。同時又加以他的手足令他不十分滿意。於是他就受了不堪言的心病。漸漸的又加了環境的逼迫。時事的變遷。於是他就由心病變為身病了。那料他竟自到

了今天。他說十里路只差半里了。可惜的楊君。他竟  
跌死在此半里路中。我們由此看來。這個政府父母。  
還算得愛他的兒子嗎。還想將他的國家造好嗎。

依我們看起來。楊君對於政府做兒子。實在與尋常  
的兒子不同。在尋常的幼年專習英文。大都是為謀  
生。而楊君抱的志願。是要借他來求知識。學科學。在  
別人英文好了。以為中文就不必用功。而楊君對於  
中文。一發的努力。他的種種長處。今天我一言難盡。  
列位只要看看他讀的書。問問他的同學。也就可以

想見了。那料他遭了不善教養的父母。使他到了今日。惟是他這一死去。父母失了一個最有能為的兒子。父母倒是自壞萬里長城。我們自然不能為他憾恨。反要說他是自作自受。

但是國家不是一人的。是我們人民弟兄公有的。今天我們失了一個重要的哥哥。我們那得不憾恨。我們的擔負自此一發重大。並且他這一担實在不容易担。因為我們全國的弟兄。好的多半在東南各省。在我們雲南。不論政治經濟法律諸科。就是中英文

並優如楊君這樣的。實在不可多得。況且他還是一個真正愛國的男兒。可惜他到愛國了。而國不愛他。所以他到了今天。他這一死去。對於他的父母。倒是報怨了。可是他就對不起我們。因為我們弟兄實在沒有得罪過他。並且他還想學問造成之後。才來救我們。那料他因父母之故。一去不復回。你說我們如何不痛心。

由楊君方面看來。他還是死得很好。因為父母既是不慈。莫說他還差半里功夫。就是他走足了十里。或

一百里。我以為父母還是冷眼看待。就學成也一定不能重用他。如今年死於北京的王靜庵。他走的路。豈不比楊君多百倍麼。而都得了一個自殺的結果。況楊君還是病死的。祇是在數年前。梁任公章太炎一類人。看見這學校太傳誤的人太不少了。就要起來想將他打倒。把他改良。就作了若干的論文。但是現在都尚未成功。又到今年王靜庵死。顧頡剛一類人。就要想從父母身上根本改革。他在文學週報追悼王國維先生號上。作了一篇文章。實在發揮得令人

十二分的滿意。其能成功與否。一面也要政府自行覺悟。從速改良。一面人民也要認真努力。與他抗議。以達到待遇學者的辦法才對。王靜庵和楊君現在已死。我們是不能救的。今天要急速起來救的。就是還未死的王靜庵和楊君的一類人。這才是我們的責任。絕不要等他死了才來為他開追悼會。那末中國非鬧到亡國滅種不了。

諸君又不要誤會。楊君是為苦學而死的。豈不是學問反是苦不得的了。不苦又何以能成學。凡學問都

是要從苦中經過。才是真正的學問。從來未有天生成的。諸君若是不信。我就請問諸君。何以在中國不生一個通西學的人。西洋又何以不生一個通中學的人。以此可證明學問是從文化與環境造成的。是人去自求的。絕不是天生成的。諸君不要以楊君之故。學問就是苦不得的了。因此就以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倘若是如此居心。就是活一萬歲。也是等於短命。或許還不及短命的。試看楊君他縱然才活二十四歲。他已有如此好的成績。

假使流傳在後世。他不比我們的壽命長麼。諸君又不要憾恨他無子嗣。我說一件故事與諸君聽。當清初的時候。有個大文學家魏叔子。有人說他無子嗣。他說我已有三個。我著的三種書就是。可見有志的人。不在子嗣的有無。只怕自己的成績不有做出來。供給社會。傳之後人。

說到楊君之所以死。祇因為他的太傅太辣。他不願意學的也要他學。不然就用種種的法則來束縛他。屈服他。所以他常常對我說。這牢獄生活又要到了。

每逢年假。要完暑假。要滿的時候。他都是說這一句話。以此可見楊君的傷心。他的困苦。他太傅所給與他的學問滋味。一定是苦藥太多。良藥太少。所以直到把他毒死。說到太傅。他也不是故意居心的。不過他不會對症下藥。誤了別人。他還不知。所以適得其反。所以不能不歸罪於他的父母。

鄧君墓誌銘

鄧君諱象華。字子光。父德懋。事繼母以孝聞。君七歲。即好學。十歲而好友。所成就之士。以十數。而恥聞報。

其廉讓殆天性然。習拳術。贍直少所容。見人過。必規之再三。而人恒病之。凡有所志必達。如願違。輒踟躕不忘也。精數學。在校常冠其曹。物色賢者交之。其學因日進。民國十六年。隻身冒險如廣西而廣州而上海。至南京入黨務學校。校長蔣介石見而器之。君由是志益堅。信主義益篤。後一年中央派歸雲南服務。後二年竟以身殉。年二十四。君在獄。尚刻刻曉衛卒以大義。又告其友曰。吾昨夜夢見總理。吾超乎生死之外。湯釜是所甘也。嗚乎烈矣。君遇害。為五月一日。

以官斂即夜葬於北門城下。次日尋之。改葬小園寶山麓。昭通義地上。距城西十里。君未婚。父母健在。其醒民省垣皆震。其成仁鮮有聞者。聞則莫不憐也。乃為之銘曰。

陸沈迄今三百年。君獨大呼而望白日之青天。青天白日不可見。蚩尤旗出地。黯然而碧。化君血。深入黃泉。魂兮遠矣。永驂逸仙。嗟爾農夫。墓前耘耨。非我種去。為我種留。我心未死。宜往來而鋤爾憂。

李嗣熙傳

李嗣熙。世居昭通城內。十歲入北校高級小學。其兄嗣湯肄業中學。連楨任其九班史地科。賞其好問。嗣湯亦喜近余。民國二十年夏。嗣湯始攜弟嗣熙詣民衆教育館見余。嗣湯醇謹。推知弟必相類。自後遂從吾游。稍稍導以學。嗣熙好取小朋友諸讀物。坐以循覽。每執卷俯首竊笑。蓋有會於心也。課暇。嗣湯時不至。嗣熙獨提小燈挾書冊。走訪余以為常。一夕其弱弟踵至。遙呼曰。母喊你。余詢有事乎。其弟曰。我哥未喫飯。我來喊他去。嗣熙置不顧。余以是益器之。平時

讀書。自教科外。余授以白樂天詩。馨兒就學記等。嘗命背誦國文。十餘課琅琅而下。無一字齟齬。二十一年春。隨吾游城南圓寶山。遇其小學教師。寒暄後。其師譽此生成績不錯。吾笑曰。我本非其業師。而有知人之明乎。暑假間。於閱書室為吾錄顧俠君古詩批。游客視其伏案書小楷累日。而筆畫極整潔。驚叩為誰氏子。何勤敏乃爾。余代答武廟街李華封之少君也。其人咄咄歎美不置。嗣熙日暮常趨吾家。隨吾過民眾教育館。授書後。入夜又同歸。偶至家不見吾。即

折向教育館。某夜歸。天雨。路泥濘。經雲興街。吾謂街  
若此築。雖雨步不苦。嗣熙曰。已勃亦可行。吾癡然不  
知已勃作何解。旋思之。乃天方夜譚中之盲者也。又  
嘗謂其名可省。嗣稱熙。嗣熙曰。若爾。則吾為朝鮮亡  
國主也。豈可稱。余悟而大笑。嗣熙在余前。起余者良  
多。一日違心惻惻。又念其獨學。殊寂寞。可少休。而嗣  
熙不肯輟。自冬初。忽病瘡。卧榻已兩月。常遣張文傑  
往省。云病已少差。且嗣熙問有小朋友到。欲借觀。而  
嗣湯亦告父自遠道歸。謂兒疾不足憂。方以為見嗣

熙會不遠。俄聞病轉甚。急命文傑往。至則已氣絕。哀  
哉。時二十二年二月三日也。尚憶去年廢曆正月。兩  
日不見。正思頃。而嗣熙忽持假單來。言弟病。悲哽幾  
不能成聲。弟幸愈。今又正月。誰謂嗣熙死也。悲夫。年  
僅十二歲。共吾讀書年餘耳。素喜其好學識。迥與  
常兒異。誘掖之。俾成偉器。是吾之責。社會事也。不謂  
百日不見。竟長逝。哀哉。韓琦。德。悵。爰展紙筆。傳以  
付其兒。聊以慰吾慟也。悲夫。

韓昌黎曰。生而不淑。孰為其壽。死而不朽。孰為其天。

嗟夫。嗣熙可無憾矣。

附看嗣熙墳詩一首

前日掃祖塋。今日看生墳。生墳據高邱。東西木欣欣。  
憶我初見生。生笑知溫純。還家攜生手。出門生追行。  
民衆教育館。與我日相親。或排七巧板。或講模範文。  
書亂生同理。報來生共清。同吾玩山水。龍洞探新春。  
同吾游竹林。城西訪故人。嘗果葡萄井。櫻桃甘且鮮。  
曬書李氏祠。諸史收復翻。與我日周旋。為吾寫詩篇。  
暮來受句讀。呼師開開門。受畢命朗誦。生對恐人瞋。

案頭南洋記。生坐自披尋。關窗足汗橙。拂橙生何勤。  
一時不見生。則覺鄙吝萌。生亦嘗告師。老師最愛生。  
戲言生之居。天然與吾鄰。生年方十二。謂可共百齡。  
造物爾何酷。使我與生分。路閣生輟課。吾怪生自輕。  
率爾言永別。遽成讖語云。生病幸一見。敦囑須寬心。  
卧榻念生悶。曾遺兩水晶。水晶微物耳。今尚巋然存。  
吾生千尋材。誰謂奄忽淪。及門縱多士。媚學無若君。  
君竟舍我去。有得與誰論。荒煙繞殤冢。天地真無情。  
真生以果餅。聊盡一掬誠。嗟嗟益友逝。鳥獸難同羣。

老師開開門。從今那得關。感春百事非。歸來拭淚痕。

陶烈婦傳

烈婦。名仙蓉。曲靖高氏女也。年二十。妻雷益陶君瑞龍。比五年。夫病痢。烈婦親湯藥。晝夜不暫去。憊其或勸以少休。俛不應。久之。夫病益危。且死。而烈婦私盥櫛。家人不知。故以為習然也。既而忽趨死者前。兩手交夫頸。踣左右。始大驚。省之。乃服毒矣。惶擾。勺藥救。口鉗不得入。強之。斷勺碎。同時觀者莫不太息。咤烈婦生乎今。而有此行也。遂與其夫同夕死。時民國十

五年五月十五日也。

張連楸曰。余觀烈婦死其夫等之曹娥何讓焉。而論

者或不然。

如春秋雍姬母清  
儒俞正燮是也

顧彼之所處。誠有不得

已也。奚暇請其臧否哉。吾友林君。其夫戚屬也。為言

烈婦自入陶氏門。其賢淑內外俱稱。不容口。雖至親

未嘗枉一面。嗚乎。斯其所以為烈也。余不傳之得乎。

### 楊孝子傳

楊孝子。昭通先生灣鄉人也。生於清光緒時。佚其名。孝子少失學。家居。有弟二人俱幼。其父罹狂疾。跳踉

不可禮繩。家人苦之。無敢近者。孝子母憤曰。薄命不幸。胡為歸此夫也。屢治不效。母欲自剄。孝子哀號勸。婉乃止。然父狂益甚。日奔於野。或夜不歸。寢食均無定也。孝子隱憂之。辭母躡其父。一日趨近煤塘。煤塘者。昭通掘柴炭之穴也。既廢。有水溢之。淺深不易測。孝子瞥見其父躍而入。急馳援。已滅頂。倉皇莫及。顧無人。急濡足下尋。泥滑。而孝子亦溺矣。以死殉父。傷哉。其族某交先君。嘗言之。因得聞而為之傳。

賭俠

山東有某甲者嗜賭。以祕術勝。恒往來於滇蜀間。每至一邑。先與無賴游。戲擲。藉某佯輸。且常救無賴困。無賴利其貲。咸為之游揚。豪右稍稍近。某方用其術。一擲千金。日獲巨萬。以為常。旋即散之。挾少許往他處。行其術。又與前同。如是者屢。其家遂成素封。然儲財不過十萬。餘悉施與貧民。嘗到隆昌。川資罄。走向某乙假五百元。某乙慨然許。於是飾衣冠。備車馬。自號珠寶客。富人豔羨之。與之游。及賭。某甲又大勝。立往償乙債。明日即去。凡所至。率十餘人從。衣食皆仰

之。叩其術則不答。有驗之者。但見其與無賴賭。恒默然。故負。與豪右則呼盧為盧。呼雉為雉。故無不勝。而賭具亦自主者出。某從未曾攜。久之富人知其奇。鮮與遊。無賴則隨處樂從。游以其好施也。去歲冬。某嘗製衣千襲。賑貧民。故人益感之。嗚乎。賭。惡德也。而某操其術挹富以注貧。將所餘而補不足。亦俠矣哉。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余雉髮於昆明市之中。和巷。聞某乙言之鑿鑿。蓋非子虛也。因記之如此。





西樓文編二



3 0526 6416 0

648  
306

12

西樓文編卷三

古書疑義舉例序

袁樹五師既屬校長印王伯申經傳釋詞以遺後進。復印俞蔭甫古書疑義舉例方付手民而命連楹曰。汝盍序之。此書及王氏釋詞皆清儒通釋羣籍之作。學者不可少也。連楹曰。師之所印信得要矣。夫俞氏之學既博而精。前人已有論定。生何敢贊一辭。乃世之習西書者。嘗以此類比歐人。夫清儒可言有豈止此。斯不過治學途程有同耳。尤足稱者。成家多而卓

22487

乎。自顧亭林倡致用之學。黃梨州與之並峙。遂開有清諸家。以言易則有惠定宇。張皋文。書則有孫淵如。陳樸園。詩則有陳碩甫。儀禮則有胡竹村。兩戴記則有王貞吾。杭大宗。春秋公羊則有陳卓人。穀梁則有柳賓叔。左氏則有劉孟瞻。論語則有劉楚楨。戴子高。孟子則有焦里堂。爾雅則有郝蘭皋。考禮書之粹者。徐健庵。秦味經也。通史乘之大者。萬季野。章實齋也。博極宋元之掌故。則邵與桐。邃於殷周之遺文。則馬宛斯。天算則梅定九。李壬叔。輿地則洪稚存。徐星伯。

該洽衆學。而有過諸家。則戴東原論欲。度越程朱。錢  
曉徵湖音。邈焉寡儔。旁及金石。則有王蘭泉阮芸臺。  
校勘則有盧抱經顧千里。方黝石以原詩傳。汪容甫  
以治子始。崔東壁以考史著。嚴鐵橋馬竹吾以輯逸  
顯。段若膺桂未谷王貫山之屬。以小學聞。清儒學術。  
斯焉稱盛。言其彰明較著也。中有一家而精數者。茲  
則不勝舉矣。大抵清儒所得。不外質事求是。察微見  
著。故音韻訓詁之學。尤為超絕。王氏父子出。而人已  
謂莫可及焉。今俞氏此書。即踵釋詞而作。蓋又進於

王氏也。故凡指示毛傳。糾補鄭注。廣伯申說。刺懷祖  
誤。援例不限魏晉。采摭不守門戶。條理益明。創獲益  
多。可謂研求文法之精微。辨析校勘之異同。晚清咸  
仰俞氏為樸學宗。諒矣不誣也。復有孫仲容黃儼李  
皮鹿門王益吾等。凡所述作。亦為一家。要之吾國學  
術。同人途程固足重。異人途程不為輕。能各自樹則  
一而已。如有能自奮。再進西歐可耳。必強昔賢以方  
人。果能有裨於國哉。謏陋若余。何足言學。方將退而  
讀其書。探其義。積漸少可立。庶不負師之厚望也歟。

滇雲歷年傳序

倪蛻所著滇雲歷年傳十二卷。刊板原為其裔孫所藏。圖書館視其於滇中文化有裨。乃備重貲購存。俟垂永久。且廣流傳。叙曰。倪氏此書。上起黃唐。下訖清乾隆。四千餘年之事。前畧而後詳。雖限一隅。然其纂輯排比之功。要不可沒。當乾嘉之際。學者競習考證。一時風靡。章學誠氏獨以史學倡之。謂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其言一出。後人未有不偉其說。孰知是時尚有倪氏蛻者。雖無其言。已有其

書可不偉耶。書中大抵采自各史。旁及雜家。雅鄭並  
奏。不無小疵。又有錄自官牘。或摭拾遺文。或得諸傳  
說。如烏蒙變亂諸役。巨細畢載。歷陳時人口語。不加  
潤飾。即繩以史通義例。亦無不合。惟司馬講臺之誣。  
前儒嘗已撥正。而倪氏強為回護。是其一短。間有棄  
取未審。而近於荒唐。事非屬溷。而因類載入。似足為  
此書之累。然以班范史才。夫亦難免。前書傳貨殖。既  
失於裁斷。後書述費長房。更非人情。所以揭其數事。  
參伍昔賢。於其大體。終不為病焉。

附書後呈樹五師

昔年粗讀子史。偶有述造。頗苦晦澀。近參以曾子固  
文。第覺清氣一片。往復自如。適自書此。蒙賜佳作。俯  
讀之下。益思宋學。良不可廢。而考亭論文。亦取子固。  
蓋於性情。非無同也。師賜自箴并書其後曰又三十  
年冬宵月碧檢舊彙書贈希魯  
回思當年宋學修養略有  
會心吾弟有印證否耶

跋卧雪堂詩集

右卧雪堂詩集十二卷。樹五師著述之一也。前數卷。  
嘗以刊於京師。繼哀其餘。而畧加刪潤。將付印。乃命

連楹校焉。初既校王氏俞氏之書以呈師。師授卷笑曰。吾不惜重貲。印昔賢書。而此則不顧。非厚於人而薄於己耶。為學有先後。印書亦有先後也。於是乃印是集。竊念謏陋。未問業時。於學雖有所窺。而大要未聞。歲癸亥。來游省垣。時師主講大學。幸與末坐。退而始憾得師之晚。然師所講者。經學居前。史次之。詞章最後。蓋因人才而進焉。余夙嗜史部。仰師策勵。不餘力。希有所獲。今校是集。多為手訂。不者。連楹豈勝任乎。至於詩之必傳。愛鄉愛國之忱。不覺溢於詠歌。高

先生等已詳其大。非連楨能贊一辭也。特述付印之  
由與己之所事。用告達者云爾。

附樹五師贈孫張二生詩一首

秋晴事閒。草示孫生樂齋。樂齋以詩有關於希魯。鈔  
此一箋。為識數語。即寄希魯。

屏山袁嘉穀

顯曰吾道南。融曰吾道東。宋學師于顯。漢學師于融。  
師之我猶愧。敢僭希其躬。孫生生禮社。張生生昭通。  
南金與東箭。靈秀山水鍾。從我負書笈。鑽研羣籍中。  
滇域二千里。山水與且降。英才千百計。鼎峙誰為雄。

憶我及門者。丕鈞有家風。學比小顏富。命竟王弼終。  
繼之者鶴聲。史學倡浙江。著書一尺許。海宇聲隆隆。  
薊北楊與李。一傲一謙冲。楷書希徵仲。語錄希晦翁。  
趙詞希東坡。楊文希南豐。李梅林江納。杜白蘇黃宗。  
閉門課兒孫。兒孫紹治弓。三樂榮啟期。自笑亦庸庸。  
令我垂垂老。二生樂相逢。漢宋階梯耳。要與鄒魯同。  
高晒小宇宙。光此莊躋封。文星燦南天。勛哉日有功。

雞鳴集序

余少時。侍先府君旁。聞石屏學乃滇中。最心慕之。而

恨吾鄉不能及。迨長問業於樹五師。且承辟岷之教。學以浸進。師即石屏人也。文學世家。源遠流廣。又為石屏最。今讀雞鳴之集。尤增吾感焉。夫著是集者。乃師之姪孫績禹。而生平從事實業。未嘗以文辭鳴也。卒而檢理其篋。有集藏之。豈不異哉。蓋家傳詩禮。子姓濡染。自嫺吟詠。故綺語絡繹。妙得天真。在唐宋人之間。無足怪也。然其邑尚學成風。雖未被服儒術。猶能如是。抑不足矜式異域哉。此吾所以重有感也。自頃侍師坐於會中亭。披閱是集。欣對湖景。因序之而

告滇人。

萃雲館遺文序

丁君鳳樓輯陳笏齋先生自叙闢宣講各文。將付梓。而求序於余。余曰。先生醇儒。自有不朽者存。又何假愚言以為重。然足多者。君能知先生之大。表而出之。豈不以風俗墮壞。廉恥陷溺。未有如今日者。而思所以挽之歟。方先生閉關避亂。飽更甘苦。未嘗須臾離聖道。從邪說。非獨行者。能如是耶。君子之立言也。貴因其時而救其弊。昔韓子造論。大旨。在闢佛老。闡儒

教而吳朝宗之書禍亦同斯義。乃有通內典者。輒非笑之。謂其老既不可闢。佛理深遠。益不可闢。不知唐代習尚。設齋飯僧。動以千數。度牒逃賦。幾半天下。游食者衆。國何以支而民何以堪耶。苟有病世者。盛如佛老。闢之可耳。矧宣講乎。此笏齋之文。彌可貴也。丁君梓而傳諸世。其有裨於俗。豈淺鮮歟。乃為之序而歸之。

國學讀法自序

近來海內言國學讀法者多矣。其成專書者已不下

十數家。其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尤不勝枚舉。淺陋如  
余。學無所得。祇敢採取他人讀法而為己之讀法。安  
敢以己之讀法而為人之讀法乎。此書之作。本出於  
被動。非得已也。去年在東大脫稿。呈袁樹五秦瑞堂  
兩先生指正。後儲篋不敢示人。然隨時來問讀法者。  
依然不免。自思吾之所答。要不出此。其答是耶。則我  
不負人。人我受益。其答非耶。則自誤誤人。人誤尤甚。  
而我終不能知也。今之付印。第一願望。即仰達者。痛  
加批駁。繩其大疵。俾得是正。問者方不為我所誤。同

時我亦進步。第二願望。讀者必謂此書重心。端在子史兩部。不知滇中國學。不及江浙各地者。正忽子史而欠講也。區區之身。窮年盡月。努力於此。亦欲將來本省國學。與他省立於水平線上。不畏人之先我。而畏來者失居上也。凡我青年。倘有志乎。則吾願為陳涉矣。

### 附例言

一。此書本擬採用新式標點符號。以便閱者。惟滇中印刷拙劣。排字難免謬誤。若再加以符號。是猶治絲

而替之也。故祇得略為斷句。並於選定各書之左。加  
曲線以醒眉目而已。若繩以他書之例。斯令人大噱  
矣。

一。此書行文。頗有憾其雅俗並進。雜蕪無倫之病。不  
知僕之草此。實出於倉卒。乃應求者一時之作。非欲  
藏諸名山也。昔白香山賦詩。嘗謂為民為物為事而  
作。不為文而作也。僕雖不敢藉口如彼。亦云愚者千  
慮。差有一得之助乎。

一。此書初名中學國文補助書目及其讀法。控名責

實較為允當。既而嫌其字數太多。記憶不便。商之師友。乃易為今名。洵足以貽名實不副之誚。然學術公開。進步無窮。後來作者。有能當此。則僕書固可廢也。

### 國學讀法道言

自民國十二年梁任公胡適之國學書目發表後。見

報副鑄及東方雜誌見所著古書繼起者有陳鍾凡讀校法附錄李

笠見十三年章太炎疑在十五年周予同見十二年汪

國垣見十五年諸先生其他易為文學見小說哲學

疑見太書目者。不過與此大同而小異。然皆陳義過

高。不適宜於中等學校之用。且不適宜於吾雲南學生。何則。地處一隅。書不易得一也。凡有志求學者。多屬寒士二也。如照諸先生所定者徵求。豈中產以下學子所能為力。而諸先生皆未慮及於此。竊以為怪。且數家中。精審而適用者。首推梁任公。然任公於其書目讀法之下。多云因手邊無書。待異日補。今四年矣。而任公所補者何在。青年光陰。一刻千金。如待異日。則任公豈不令全國學子失望。是以不揣固陋。凡與任公書目同者。皆為補述之。任公之言足示青年

者。亦為附錄之。所列皆本省易買易得者。並詳出版或售書處。以為我青年有志國學者之一參考云爾。

### 楊恩濃集序

楊君既卒於家。浦君漢英屬余輯其文。余輯之畧得十餘篇。其中以論經學之益及傳記數篇。尤為可觀。云。方君之卒也。時在民國丁卯夏。吾儕留省垣。杳然未嘗知。兩月餘。友人有聞者。余等猶未信。既而浦君與余同寄書。探其狀。果然。於是次其事。諭諸友。乃追悼於校中焉。當是日。曾述君於假期將止際。輒自歎。

曰。學校且上課。牢獄生活又至乎。然則君之痛。其可知也。已。浦君曰。君以身殉學也。余曰。固也。雖枯槁不  
舍也。墨子之亞匹與。余他不復記。獨記丙寅之春。君  
訪余於圖書館。館據翠湖之勝。山秀而水清。方君出  
館門。俯首慨然曰。憂能傷人。孔北海其知言哉。嗟夫。  
君傷矣。時尚慢然。以為寬余耳。余與憂俱生有待也。  
而君竟乃爾。可為痛哭哉。君之學。足施於國際之間。  
邦交之務。經世為優。文藝為末。使假以年。其所見於  
世。豈可量也哉。

跋楊恩濃集

楊君之集。印至此止。所餘讀書劄記及名人講演錄。以未整理。故付闕如。英文著述及紙考一篇。以滇中不能排印。故俟異日。是集雖不能盡君之所學。然亦可以想見其為人矣。君藏之書。西籍近百冊。而以美洲韋氏大學字典為最重。中書達千卷。而以四史通鑑先秦諸子稱最繁。君既歿。其弟自鄉來函。謂不忍再覩。以增家君之傷云。故其書售之於人。而散為雲烟矣。其不能售者。則捐之學校或圖書館。尚不免留

淚痕也。君嘗欲讀黃梨洲明夷待訪錄。而恨不得。一日見浦漢英自舊書肆得之。即假之手鈔而誦習焉。其手澤吾輩為藏於東陸大學圖書室。以為永久紀念也。印書之費。則出自各師友之捐助。楊君自此不朽。吾二三人是以為之致謝也。

跋顧俠君手批原刻本古詩源

往年仲謨從兄為余言。到省垣求古詩源而不得。積久得之。珍逾拱璧。然板本尋常。僅備其書而已。民國十二三年間。余與楊君露華浦君漢英肄業東陸大

學。每苦新書奇昂。求之不易。日走舊書肆。獵取久之。成癖。當是時。亦不過持賤價。易可讀之書而已。未嘗有物色古玩心也。長洲顧俠君先生。手批古詩源。曾憶吾三人。步舊書肆時。楊君首見之。賣者索價高。余居間代判。以滇幣五角購得。楊君攜歸。亦不過備讀本而已。從未之奇也。迨楊君卒。其家人緘。屬售其遺書。余與浦君愛此書。板本佳甚。不忍棄去。乃捐藏同鄉學生會中。既而會散。竊憾借去書畫。蕩然莫拾。古詩源存余處。或償幾希。十八年返里。凡所藏書籍。咸

託與友人。及任中學教。方陸續寄回。故此書尚在余  
篋中。然吾以事累。亦未將其細玩。訂為名人物也。今  
夜小雪。靜坐無聊。偶憶沈約別范安成詩。似義未審。  
抽出覆視。忽於卷首見有朱色顧嗣立小印。乃遽然  
曰。此固先正手澤乎。因檢顧氏生平考之。又證以各  
卷首葉吳字篆印。當指其籍。書上眉批。悉博雅精絕。  
書法瘦健。非俗士所能為。且參訂姓氏中。復有顧氏  
名。於是乃知此書不惟屬顧氏物。又為沈氏原刻本  
也。夫顧氏為清初名詩家。著作等身。與沈氏同籍。此

書評語。余決其必無傳本。不知何以流落於滇。稿有  
行世價值。當取他本。迨錄。商諸同好。嗟夫。吾滇僻處  
一隅。求書之難。不亞古人。普通板本已難得。遑論其  
原刻。先正片簡更不易。况獲其手澤。今顧先生此書。  
儼然在吾目前。伴吾吟誦。可不謂厚幸也耶。

跋李嗣熙手錄心詩集

嗚呼。此吾門人李嗣熙之絕筆書也。而獨絕筆於這  
悼歌。豈其死亦有數耶。抑誤之於庸醫之手也。嗣熙  
歿。余既哭為之傳。今閱是錄。益增吾慟也。傳中所謂

書法整潔。覽此足增證焉。嗣湯對吾言。當弟嗣熙病革時。臥罵自被庸醫診後。其病乃益不可為。臥牀自此始焉。嗚呼。嗣熙為庸醫所誤無疑也。必謂錄至此歌為其凶兆。則吾門人錄此歌者。豈獨嗣熙耶。抑又聞之。嗣熙之疾。恐係蠮病。如初得時。多活之於人。或不致誤。嗚呼。嗣熙今其死矣。所望生者。莫再為庸醫所誤。耗盡無數之財。而買一死。灑盡無窮之淚。而莫之或哀。天下之憾。孰有過於此者乎。是集乃暑假間。嗣湯命嗣熙取去書者。茲識而存之。以作永久紀念。

所未錄者。將命他生。另書以續焉。

附題遺墨詩一首

夢裏頻相遇。翻怪會面多。醒拾班班墨。只有喚奈何。

心詩集序

心詩者。非新詩亦非舊詩也。作者本心所欲言。情所不能禁者。發為篇什。中有不知是血是淚。讀之亦忘其為詩也。故於新詩既不合。於舊詩更不合。共公度曰。我手寫我口。我則曰。我心作我詩。識者其無笑乎。

瓜地集序

我先人於清康熙間。以宦游自江寧屢遷至昭通。初居於城西三里之荷花塘。所謂灣子田七份者。即我故業也。不知何代始售於人。然村中至今尚名其壟為張家瓜地。蓋初為近宅菜園。先祖嘗以種瓜。現為六世祖倚孺人墓地。墓據壟而突起。形如坐椅。然遠近可觀。鄉里稱善焉。相傳孺人葬此。原為權厝計。後因便葬之。碑為先祖父建齋公所立。其突起者。既緣地勢使然。府君言先祖考又躬擔土而培之也。余別瓜地七年矣。今始歸。能不慨然。偶有所作。即以名集。

示不忘吾祖焉。

西樓藏書目錄序

余素喜讀書。尤喜購書。自己已歸自昆明。郵馬寄來。益以家藏新收。哀錄之。共書三百餘種。卷數冊數。複數未暇計也。未附友人存書目及書畫目。以備檢閱焉。藏書者當推江南名家。此區區數土壤之於泰山耳。然觀李易安得艱失易之歎。則書癖又可長耶。

跋風神石

是刻二十餘字。釋文已見梁堆記。右首字曰風神。故

以名之。同時所得石共數十車。最小者莫此石若。字多者亦莫此石若。今拓之分贈海內學人。即請鑒定也。二十年夏連楸跋。

附昭通一瞥

昭通有一件古董。能幫全省爭無限的光榮。補無學術的闕憾。你們猜他是那一樣。我說就是孟孝琚碑。何以呢。我們要明白過去的雲南。原來自戰國時楚莊躋來後。對於中原的文化。也要有相當的輸入。然而經過二千餘年到現在。結算下來。比貴州還不如。

這真是可怪。在漢時有一個尹珍去向許慎求學。畢業後回鄉里教授。范曄稱他「於是南域始有學焉」。又有什麼盛覽張叔。還是有點可疑（因為覽見西京雜記。此書是偽的。叔見漢書文翁傳。並不有說他是雲南人）。自魏晉以來。雖然又出了些人。如李恢呂凱等。也不過於政治上生了些問題。對於學術是全沒有關係的。到了宋主。懲唐亡之禍。於是「王斧一揮」。遂將雲南書出版圖之外。既是如此。更無學術的可言。又到元朝改建行省後。才漸漸的有人。後來如楊一清

的文章事功。錢澄的品節書畫。幾乎可與中原抗衡。但是就全國歷史上比較。還是在不得前列。你們看。清代鬧得驚天動地的什麼漢學。經過若干的時間。雲南並不正式加入一個。勉強說來。也祇有一個王崧。據他的文集。他曾到昭通去教授。後以被謗棄職而歸。桐城派的文章學。依曾國藩所叙述。也是流行得十分廣了。而雲南依然落伍。豈不愧煞。到是貴州出個鄭珍。居然做了經學大師。黎庶昌原來是他的弟子。後學文於曾國藩。亦有可觀。因此我看雲南

比貴州都不如。直到現在。林紓為人作墓誌。還用「雲南即漢之西南夷」的話來譏誚人。我們不有學術的鐵證。也把他沒可如何。但是嚴格的說來。雲南真無一物可數麼。羅振玉考證昭通孟孝琚碑道。西漢石刻。世傳至稀。……此碑晚出。與庶孝禹石刻南北並峙。可謂海內有數瓌寶。……由此看來。孟孝琚碑對於本省的好處就有兩種。一種從書法文詞上看。雲南的文學。在漢時確是有淵源的。一種從碑的紀載上看。昭通在千餘年前。確出了一位少年學者。不但

全省中所罕見。就全國中也是有數的。(要知在漢時能通一經者即為博士。孟孝琚通韓詩孝經外。兼能博覽。若讀班范兩史。即明孝琚在當代誠不可多得。)那末以蠻夷視雲南的人。豈不變成「痴人說夢麼。林先生的眼光。正與中國昔日未知歐洲文明是一樣。所以才說出蠻夷的話來。世間的事。無學術的人說好。豈算好。說壞不為壞。羅振玉乃海內學術大家。好容易許人一言。他遇着孟孝琚碑。由不得不秉公正直說。雲南的文物。不惟壓過鄰省。直接可以說是

南方的代表。可見此件古董。真是幫全省爭光榮了。要說雲南全無學術。人家也是不相信的。但是我們還要努力。

昭通自孟孝琚後。彷彿已不甚出人。惟是我們不能不有點懷疑。在唐朝中葉的時候。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拿獲一個相州人鄭回來。雲南回是很通經術的。王非常愛重他。就命他教自家的子弟。如果有不用心的。還可以用教鞭責罰。因此他教的成績頗好。直教到王的曾孫尋孟湊。孟湊的父親異牟尋曾拜

他為相。他就獻策將雲南歸服於唐。時韋皋做西川節度使。早欲招納雲南來分吐蕃的勢力。所以將計就計的聯絡他。皋又欲把中原文化盡量的輸入。就遣派雲南青年到成都去留學。史稱留學的名額殆以千數。恐現在留歐美的也還不及。並且相續不斷的。都是五十年。依前說來。鄭回在雲南的學術影響。也就不小。況且又加大批的留學生。當然要有「人才彬彬輩出」的氣象。昭通在前清時。照例也去了多少。豈此時反無一人麼。就有不去的。難道又無一人來。

向鄭回求學。祇是當日的人。但重記誦。不知著述。使後世少了一種考證的資料。是何等闕憾。現在可以作逆證的。幸有豆沙關一百十八字的石刻。推處下來。可知唐使臣來雲南時。昭通一帶。已經是他們的孔道。出來當招待員的。未必全無程度。就遣派留學生時。昭通也一定佔優勝。可是此輩留學生。在史上已不聞有一個能成名也。怕祇能在鄉里稱土豪罷了。他就不知道今天平均他的總成績。比較孟孝琬。不惟不及格。連他的姓名我們都不曉得。所以不能

不有點懷疑。

昭通近代的學術。自然要推魏定一。在定一之前。明史雖載有「遣子弟入監讀書」的話。然未聞有通籍成名的。其故在交通梗阻。書不易得。兼以土人推魯居多。讀書一道。似非所宜。自清雍正改土歸流後。各省人民遷居者漸多。不覺倒客為主。讀書應考的人。方日勝一日。然卓然自樹。能以文學自鳴的。已不多見。如定一除辭章之外。兼通經術。自是難能可貴。死之全國諸大師。當有愧色。至其清高拔俗。蟬蛻污穢。

為清代第一流人物。其所著中庸衍義詩文集等。除少數人傳誦外。海內得觀者尚稀。有志表彰鄉先賢的人。於此不可不稍加注意。嘗見石屏許印芳所輯滇詩重光集。選定一詩六七十首。在全集中為最多。豈吾鄉人尚不及外人麼。與定一齊名的。尚有柯東。相傳此人天分頗高。詩文並工。學使汪如洋見之。自謂不及。後以科場不利。乃狂傲不羈。滑稽玩世。頗與徐渭金人瑞一流相近。至今鄉里及鄰縣各處平民。輒好述其故事。以資笑謔。其行在四。故俗稱之為柯

四先生。若欲矜式後輩。提高人格。我們還是舍柯東而取魏定一。

讀漢書藝文志

嘗論古書存亡。有幸不幸焉。余讀漢書藝文志。再三伸卷。求其所錄。能存於今者。已十不得二三矣。他且不論。即此篇乃刪向歆父子七略而成。孟堅襲人著述為著述。是班氏之幸。而劉氏之不幸也。然視篇中所錄片紙不能存者。是又劉氏之幸歟。嗟夫。士欲成名而假著述者。觀此可慨也。

讀隋書牛弘傳

牛弘貳臣也。史氏褒之。吾不謂然。雖然。中原文獻。與  
牛以還。其不絕者。誠一髮引千鈞。苟無弘請開獻書  
議。先儒典籍。蕩然矣。大業之際。民不堪命。弘以學行  
見重煬帝。侍幸江都。未聞一諫。此何故哉。隋之亡。弘  
不能無過。至其持身儉。與人厚。所謂大雅君子者。殆  
謂是歟。

讀薛叔耘書周官卅人後

大利莫不爭趨。而微者次之。此吾人之常情也。然趨

大利者。未見其必得。甚有不及其微者。乃如今世之人。視開鑛如金穴。視墾田如蠅頭。必欲獲大利。始議及開鑛。噫。世人豈不謬歟。大利之不易趨也。譬如置鎔銖於十步之外。又置千鎰於百步之外。令能先達者得。細思之。欲千鎰者必什九。鎔銖者或什一。此亦人情也。然彼什九者。金雖多。則必一得而八失。什一者。利雖小。而其一必得。由是觀之。望利之奢者。能知自度乎。故視開鑛如金穴者。正如趨千鎰而不獲之也。多。視墾田為蠅頭者。正如趨鎔銖而未有不獲者。

也。薛叔耘謂開鑛者可視如良田。不可視如金穴。世人果如斯言。雖不大獲。亦且小獲。雖不利己。亦足利世也已。

題畫

滌新酷嗜余畫。雖得未善也。一日過訪見此。歎為妙品。妙何敢居。能或有焉。是為贈。

麓臺論畫。當於淡中求濃。不在濃中見淡。而賞鑒者或不然。泳先評此。適與之合。惟余不及麓臺。則增愧耳。

讀畏廬集。思林先生不得見。是吾憾。家學師先生文。先生嘗手書獎之。是可喜。不得見先生。得見所獎者。庶幾矣。畏廬又工繪。家學文得其神。余繪遠不及。可愧也。

余之山水。既非學名家。亦非師造化。隨筆揮灑。取諸胸懷而已。其不工也宜哉。

樹五師嘗題余畫云。半是倪迂半大癡。殊為愧甚。偶得此幅。或庶乎近之。

余居翠湖西樓。左顧東陸大學。右面茂林叢竹。下俯

九龍池船亭。伍魚鳥。伴草木。忽忽三年。而與之別。昔嘗為記。今又為圖。倘樓有知。能不笑其愚乎。時民國丁卯四月七日也。

古人畫餅充飢。余畫山避暑。雖近戲愚。要不失為達者。

昔文衡山。雅士也。端午尚不能忘鍾馗。今余何人。豈敢讓焉。

張兄命余畫貓。余畫之。聊共一笑耳。其似貓與不似貓。所弗計也。

今冬擬歸。樹五師賜絹命繪。旋以路阻。儲篋久未出。  
暫寓大學。而求畫者益多。偶步阮堤。想頤壽樓在翠  
湖虹山之間。雲煙杳靄之際。因率爾為之。得無彷彿  
否耶。丁卯歲晚記。

晉寧蘇君嘗評余畫曰。畫誠佳矣。尤佳者構景日不  
窮也。啟蔚兄適在座。若有不釋然者。一日出宣紙索  
繪翠湖。且曰。寫二人對坐。是吾所樂。余大窘。恨蘇君  
過譽而苦余也。強而畫就。如與真景一印證。奚翅千  
里哉。

余生清初。不失為傅青主。余生今日。豈敢與曼殊為友。

是笑是哭。蘭喜竹怒。壬戌年作。諸君何如。

昔王右丞居藍田山。作輞川圖。造乎妙景。秦太虛所謂見之而病愈。豈信然耶。蓋山中真景。日臨之。自有得焉。余處塵囂間。強作之。能無愧乎。

後人學米家山多矣。余以為俱效鬻者流。惟高房山造詣精絕。已近化境。今偶摹之。得無近似。

附樹圃師題山中避暑圖詩一首

猶記西山避暑時。空林葉上寫涼詩。知君畫筆如詩筆。半取倪迂半大癡。

贈友

水非浮人也。人自浮水上。君此去。在慎之而已。

文存序

連楸在外五年。漠無所得。今檢囊篋。得文數千言。錄為三卷。就正達者而請教焉。如曰斯為名高。以誇異俗。則作者南轅北轍。背乎潮流。其愚已甚。尚何名高之為耶。丁卯秋初。自序於昆明廡樓。

西樓文編卷四

送大學諸友出外游歷序

當袁氏帝制自為之際。舉全國二十一行省之大。莫敢誰何。獨我滇以一隅之地。首唱義聲。興師北上。黔桂等省。繼應。而國賊遂以踣滅。自是環球注目。以為再造共和。雖發於蔡唐諸公。實乃全滇生靈脂膏。千萬健兒肝腦所易來。足知雲南民氣。儼然中華之冠。將來民國史上。不僅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六年前開全國教育聯合會於滇。是即東陸大學成。

立之年。海內各大教育家。咸云特來覘護國首義之區。其政教文物。必有迥出人上也。孰謂待其歸後。將所見聞筆之於書。於政治風俗物產巨細畢載外。於學術未曾論列。於學風且有微辭。不少假借。幸而吾校方開辦伊始。事多草創。學風固無可言。學術更無可言。然而彼見校中規模宏大。師生濟濟。不覺忻然而慕。慨然而許。故黃炎培氏當日講演。即大呼曰。六年後。吾且再來觀大學之佳果也。今吾同學已畢業二十九人。校內悉授以學士學位。有政治家。有經濟

家有教育家。有數學家。有理化家。有史地家。有考證家。有文學家。有實業家。有體育家。有兩科並長。有一科獨精。皆三迤之秀。一世之英。民風之所攸關。滇學之所導源。政府於是不禁欽羨。知本省人材。彬彬輩出。乃大加獎助。俾往游歷。擴充胸懷。深究民瘼。以備來日佐治之方。猗興盛哉。吾知此去。黃氏欲見之佳果。今且連翩高視於名地矣。吾知歸來。各抱偉器。全滇之民將受其賜矣。若夫學術學風。昔之所憾。自今以後。尚何憂哉。人見滇民義勇。扶正國綱。不覩滇學。

遽興。未亡一矢。所向無敵。又何如耶。連袪拙魯。別走  
歧途。恨不能追隨諸君而步青雲之上。方今匯水奇  
漲。民不聊生。企望本所閱歷。施於鄉邦。正大有為之  
時也。春風和暢。旅興方酣。並駕飛龍。左顧右盼。將東  
海而一杯。泰山而一粟矣。用是餞別。務希哂納。

段母趙太夫人六十壽序

夫富貴壽者。凡人之所樂也。然斯三者。恒若屬之天。  
而有吝於人。故求而得者有之矣。亦有不求而得者。  
求而失者有之矣。有失而反致殃者。豈天道不公。有

若是耶。抑求之非道也。孔子曰。仁者壽。夫人善養生  
和心恬氣。則壽似易。而孔子不與其他。獨與仁者。是  
壽乃仁之報。則富與貴。尤可離仁耶。彼求而不得。與  
夫失而致殃者。蓋異乎孔子之言也。今段君為政於  
牟定。其母趙太夫人。年屆六旬。矍鑠無恙。可謂不求  
而富貴壽兼之也。牟人士將稱觴以祝母難老。而君  
介於友。乞言於余曰。吾母今年近六旬。居奉檄知牟  
定。屢欲迎養。而母不可。且戒之曰。官以愛民為本。愛  
民莫如廉。否則貪。貪則罔有不虐民。吾不從汝者。欲

汝盡力以惠下也。夫天有好生之德。汝於刑可不慎乎。余聞之。不覺啞爾曰。有母如此。則民不困於虐政。非太夫人之德耶。君能致身祿位。非太夫人之仁耶。宜乎牟人之祝。信乎聖人之言也。余既重友請。且徵君之惠政焉。於是乎言。

### 論魏武

顧亭林論漢末風俗衰薄。實魏武獎用人才之非。今觀其紀所下諸令。案其行軍。誠不為誣。夫天下有事之秋。待奔踈。要駕之才。相與戡服。度魏武之用心。殆

不過此。然數世化成之美俗。由茲一墮而不可挽。奈何。建安十九年。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是魏武之用人。篤行與守信二者。不惟無濟於時。且有害於才也。陳矯婚於本族。時人非之。魏武為之擁全。見矯幼傳子冲殤。求郟原女合葬。不得。見郟原傳卒聘甄氏亡女與之。見鄧哀傳婚喪古禮。無關於人才得失。壞之已不餘力。况立心盜國。營子孫不朽之業。用人焉有不謬乎。至於風俗之隆替。彼自不服計矣。悲夫。

## 戒貪

古人以多財為不幸。故字之曰銅臭。曰守錢虜。蓋有所懲也。余讀通鑑。劉仁恭張允事。益歎其信然。今表而出之。以為世戒。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堇泥為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

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卷二百六十 吏部侍郎  
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  
鑰於衣下。行如環珮。亂時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  
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卷二百六十 九後漢紀  
此二事俱出於五代。張允以凍卒。而劉仁恭後亦敗  
亡。吾觀仕官躓化負而不知禮義者。大率類此。故特揭  
而錄之。可以共鑑焉。

### 廣論衡

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

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當亂之時。此論衡治期篇  
言也。錢竹汀嘗嘗之不已。至詆仲任為小人。今以論  
社會者觀之。又何足怪。夫地輿之上。供給物也有窮。  
而生齒日蕃。蕃則爭。爭則亂。亂則戰禍生焉。癘疫興  
焉。饑饉荐臻焉。生民於是塗炭矣。故治亂為君者固  
足罪。而於君之外。亦不無因也。未治羣學者。誠不能  
不以仲任為怪迂。而立此乖言。况竹汀生當西學未  
濡之時。被服儒教。則其嘗之而又詆之也。固宜。  
余幼學文詞。觀方姚所謂義法者。溯昌黎而上。西京

以下。不屑也。練摩既久。欲二氏之作。如韓柳者。且不多見。求如史漢。漫汗闕肆。汪洋自恣者。尤難矣。豈非取之隘。而用之淺歟。吾惑也。昌黎非徒文也。積學人也。即文而論。豈惟子雲相如是師。他家慢不習耶。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者。是兩漢非一漢也。又嘗取後漢三賢而贊之。王仲任居一焉。蓋昌黎尤心服也。論衡本性龍虛譏。日解除等篇。韓柳汲引者。不一而足。豈方姚之謂哉。昔怪戴東原。錢竹汀諸賢。嗤之。至謂其不讀書之甚者。由今觀之。殆不虛也。

古者言猶文也。文猶言也。言文同歸。固不互違。迨漢以下。言漸而歧。文造而泥。於是二者浸相乖矣。之無不識。聽讀書史。粗解文義者。求之魏晉。偶得王平石勒二人耳。叔世人臣。面陳民事。甚有不可曉者。此宋仁宗詔令所由須直對也。嗚乎弊矣。奕然遠識。灼然燭照。不辭而矯之者。其惟王仲任乎。仲任之言曰。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

猶當隱閉指意。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  
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  
世相離遠。夫筆箸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  
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透而難睹。孟子相  
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誠哉斯言。可謂先  
覺者耶。深切著明者也。繼仲任者。論於史。則劉子玄  
也。見於詩。則白樂天也。譏於文。則呂叔簡顧寧人也。  
述於口而錄於冊。宋元明講學諸儒也。非獨今之巨  
子也。

王充於佚文篇撮其要曰。論衡篇以十數。一言蔽之。曰。疾虛妄。余謂九虛三增則然。命祿命義則不然。今書也。道也。皆有虛矣。以言乎命。焉得無虛。墨子非命。謂自古及今。生民以來。未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命之為虛明矣。充言歷陽長平之禍。男女老少同日溺。壓萬數之中。獨無長命未當死之人乎。命之為虛愈明矣。今夫人無遠志。願望都消。立之如槁木。偃之如殭石。大抵皆緣信命。使命非虛宜疾之。證以成事。尤宜疾之。而充獨不然。或曰。此承班彪說也。彪著王命

論。論王者有命。故充以廣其餘。曰非也。王命者。乃為  
隗囂顛顛劉氏而作也。權時之說。以愚武夫。智者不  
惑。即囂對彪言。武夫亦未可欺。夫豈武夫尚不及。吾  
以為充生明章之世。而仕尤不耦。故憤發者書。委命  
自釋耳。不然。其勇於懷疑。亦古今一人。豈於命獨信  
之歟。

或論充書繆於聖。尤諄者莫若問孔篇。是不然。問孔  
者。猶弟子問於師。非吏問於囚。此惟道彼惟獄。上下  
易地自相殊。充鑽仰聖道。感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

以核道實義。證定是非。故著於篇。以俟弘才。蓋充之心也。論者不詳。遂以為諄。何以伏充。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又曰。後生可畏。充固不足為聖師。若以後生論。安知非可畏者。既可畏。其問焉足怪。英人達爾文。昌言進化論。孔子畏後生。是明道義者。亦不能離進化。充生孔子後。能實孔子言。安可謂之諄。反足證其從。論者不究理之真。而惟古之是。致違孔子義。益不及孔子。反足見其淺無識。如堯者。真學孔子也。何以言之。其於辨崇曰。孔子聖人。知府也。效力曰。孔

子周世多力人也。本性曰。孔子道德之主。諸子之中最卓者也。其宗孔子。自揚子後。未見其比也。雖然。充亦不能無過。篇中所問。多近尋疵。皆非大道之要。夫既崇孔子為道德主。何竟以鄙佞諸語加之哉。今之學者。謗人不諱。又非學充者。徒得其繆耶。

辨李陵答蘇武書

李陵答蘇武書。其真偽之辨。何後人聚訟不已也。余玩其辭氣。悲涼慷慨。似非李陵設身處地。決不能道之。審其文格。則又似東京之際人所作。或斥之齊梁。

小兒所為。恐未免過當。又不知何據而得。大抵以不載漢書。而始見於文選也。噫。為斯言者。抑何不善思之耶。夫李陵既獲罪於漢。蘇武與之通書。安知不如楊惲之得禍。故陵雖有此書與武。武亦不敢出示於人明矣。而史家又何由而載之。且陵既隔絕塞外。恐此書未必與武。或者藉以自舒其憤。如蘇子瞻代張方平作諫書。不必實用其文也。然則此書果真耶。則吾敢辨之。蓋李陵有此書。更經後人潤色而成也。何以知其然。夫陵本能文之士。觀其與蘇武贈答諸詩。

後世推為五古之濫觴。其悲傷淒涼亦畧有此書之風趣。故其文意必為陵之原作。而其辭之修飾必為東京之際人所為。何以知其然。五音年於叢報中得斷碑古帖一。文之前半畧可識者。即陵與武詩。次節即其書之末數句。雖間有剝蝕之處。然確知為李陵之書與詩也。此帖之來歷。附言自武昌張氏某。游西藏得之於玉質上。後渡江失之於船。僅遺拓本云云。余覽其字。古健瘦硬。微有八分之意。必非魏晉以後人能作者。由此推之。李陵既獲罪於漢。單于素慕其

名。故其降後。即授之以位。妻之以女。再世而下。其子孫必有為申其屈者。欲屬之國史。則不能。故祇得勒其詩文於石。以章其能。而掩其絀。又恐後人不知顧惜。以致不得其傳。故又易之以玉。不知經若干漂泊流轉。始遺有一殘石。且人之寶之。非寶其文。乃寶其石耳。故展轉相授。以致日久而漸入藏也。余又察其字數。大略詩與文稱。其書不過如後人之小箋耳。未可覽者。確與今文無異。是必後人據此而潤色也。天人既推詩為陵之真作。何於其書而多疑如是。以致

讀者茫然不辨。遂全斷之為偽。不知陵書與詩並刻。豈詩亦偽歟。蓋後漢之際。出使於異域者。多有功而不得賞。致留居塞外。久不得歸。如班定遠以降服西域。數十國之功。皓首乞還。尚不易得。故有兼善辭翰者。因以陵文而潤色之。假以發其怨忿耳。果屬擬作。而能得如此之沈痛哉。其以為齊梁人作者。既因初見自文選。又於此時多代擬諸體故也。然鮑謝各家。屢有此格。第終未見有逸其名者。使斯文作於此時。上既不當炎漢之朝。下又為當時文人所擅之藝。安

有情文如此。而不彰其名哉。故此書為後漢人留居  
塞外者所潤色。決然無疑。且書中歷言漢遇功臣之  
薄。是其人所甘心也。而此時其人或者亦得罪於漢。  
故名終不肯與人知。漸遞魏晉以後。此文始有人傳  
誦。所以初錄入文選也。假為是時人所擬作。又何不  
如此多為以傳世哉。余因此文。頗為學子所好誦。而  
真偽交戰於衷。至於盲從。故不得不詳辨之。又孫叔  
教碑。本自史記滑稽傳。優孟歌而來。今取與對證。而  
碑文全依史上而潤益之。其他類此者不少。如楚狂

歌莊子與論語相若。而莊子之辭益覺其華。是夏  
之傳文。亦有不必拘其原作者。要在辭達意暢而已。  
故間有微異之處。而褚先生之補史記龜策傳。全取  
莊子宋元君事而演之。李陵書之潤益亦若此也。惜  
乎帖上失其全文。惟有數句而已。致今後人終不得  
其真面。聚訟之不已。此不獨學者之不幸。亦李陵之  
不幸也歟。

養花者說

徽宗既北狩。有泣於署者曰。春亡無日矣。吏見怪曰。

咄。身衣帛。口厭粱。百體胖然。四肢無恙。云亡何也。對  
曰。始也。吾祖業農。上官命吏征賦。不盡所欲。遂陷吾  
家。蕩吾產。及吾父。嗟無以為生。欲承先業。則不可。他  
謀則田荒。幸聞今上最愛花。雖金多道遠。必求之。吾  
父於是趣習養花術。不勞而得重利。不罪而獲上賞。  
較於耕而幸多矣。是以及吾。而業益專。今上北狩。已  
無買花人。即有亦不能活吾。改業已不及。復農則賦  
重。吾得不亡乎。吏聞而怒曰。爾知爾花價耶。非所征  
賦耶。今愛花人去。民力或蘇。賦焉能重哉。惟爾罪亦

大矣。以天下之財。肥爾之身。長君之惡而禍國。惟爾  
罪亦大矣。死其宜也。何云亡乎。於是更加之以法。孟  
子曰。術不可不慎也。其斯之謂歟。

記與喪者語

有喪者。友人為之卜兆於我之食田。吾詰為誰家。友  
人云。為東郭李氏翁。嘗恥其族寡富貴。且厭子孫多  
愚者。今其親始喪。術者謂君田吉。故來為之請。吾笑  
曰。我田能致富。豈非麗水耶。又能俾人貴。豈非龍門  
耶。能使愚者賢。豈非天祿耶。第彼以葬親。固非營富

求貴也。且吾嘗鑿吾田澮。則未見金沙。履吾田隴。則未獲縉紳。入吾田舍。未嘗有經一卷置其中。由此觀之。抑安能俾其子孫賢智哉。然則彼將葬親後。欲親之骸化為金。以致其富乎。欲斂化為縉紳。以成其貴乎。欲極化為經。以授子孫。嗷誦而賢乎。夫金也。縉紳也。經也。豈惟葬地有之乎。此乃堪輿惑人之言也。藉使有諸物於此。為人子者。寧忍破親冢而取之乎。友曰。不然。堪輿非謂如斯而富貴也。不過望其子孫賢而自致也。吾曰。噫。此又不通之論也。夫人之賢係乎

天擇葬焉能定子孫之賢。彼貧人之親。無力營地。其子孫豈皆愚乎。且夫富貴者人所同欲也。彼堪輿既知此地吉。不自謀之。乃為李氏謀。何也。堪輿漠視富貴乎。無非取人之利。特假相地術以惑人耳。嗚呼。天下之人。可不必勤望親之遺骸。即可坐食乎。語未卒。而李氏至。友人轉告吾之言。吾又告之曰。吾國不進化。正坐迷信誤人也。李氏乃曰。先生言良然。於是遂置地弗擇。

### 人生之真價

溯古今人而較之。其才智之高下。心術之淑慝。自有  
一定之真價。非因異時而增。非緣異地而減。且權勢  
不可必得。毀譽不可遽奪。必一世所共許。後人所共  
服。然後始得而稱之。以諸葛孔明才智之高。自比管  
樂。而後人竟擬之為伊傅。以王莽之大姦。揚雄為之  
頌德。及莽篡漢。揚雄雖賢。天下之人。誰聽其言。專制  
如秦皇。當其在時。民雖脅於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及  
其既殂。坏土未乾。雖無識之婦孺。未有不名之為獨  
夫。何則。公論之所在。即真價之所在。要非權勢所能

予奪也。君子知之。真價之於人。非若一生之富貴。一時之寵譽。可以驟幾也。必操之有道。持之有恒。發無窮之思想。建無窮之事業。人生之真價。始與之相並而不失。故夫連城之壁。雖僅盈尺。要其值非連城不足比。石田千里。寸土不如。又何價值之可言。由此觀之。價豈可任人而加。任人而減。皆由其物之自命耳。惟人亦然。欲一世之人。高吾之價。百代之後。仰吾之賢。是必自自立始。自立者非他。發我才智之所極。心術之所向。斯可矣。不然。所謂公等錄錄。因人成事。芸

芸以生。泯泯而死。又何異於灌夫之目程不識。一錢尚不值也哉。

合羣自不敗羣始論

合羣者。非謂息爭也。非謂大同也。所謂合羣者。將平羣內之競爭。轉為羣外之競爭。蓋入羣並立。非患外羣之來侵。而患己羣之不同。非患羣小不足以禦大。惟患小而不堅。敵未至而即渙散。故合羣者。不患在人。而患在己。何則。有羣外之來侵。方有羣內之求合。苟無外來者。則羣之合不合。未可知也。故合羣者。所

以禦敵也。彼為敵所殲者。是羣不合也。然既合矣。復有為所殲者。是其羣不堅也。夫不堅者何。必羣內有敗羣者在。敗羣者。祇知自營。自營則爭起。爭起則羣內之人。誰不自為敵。未來而我先自渙矣。故欲合羣。其必自不敗羣始。非是即不足與言合羣。曰。鶻土番之合而寇唐也。郭子儀所以能退之者。以其羣先有敗徵。故一見子儀面。即轉而自攻也。耿恭將數十騎之眾。卒能脫萬人之重圍者。以其羣能自勵也。推之一國之為羣。亦何嘗不如是。苟無牛李黨之爭。則黃

巢之眾。安能亡唐。無賈似道之弄權。則蒙古之強。安能滅宋。而滿州得入主中國。又非漢族自爭而與之機哉。故合羣之道無他。先絕敗羣之類可也。

### 說忍耐

忍耐者。吾人樹功建業之基礎也。試觀古今史載聖賢豪傑。無一非經忍耐而成功者。不然。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彼能建大功大業於世。而我乃不能。是何也。在忍耐與不忍耐之間耳。昔越王句踐。忍會稽之辱。屈身為奴。一旦歸國。卧薪嘗膽。卒復前日之恥。假令

越王不忍一時之辱。強力構兵。則一木焉能支大厦。身死國滅。豈不悲哉。若夫揚旗揮戈。報如反掌。無非忍耐之效也。觀此可以鑑矣。

孫康映雪讀書論

世皆以孫康映雪讀書為好學。吾竊疑之。蓋雪者。非時有之物。一歲之間。惟嚴冬方降。若康必映雪始讀書。雖孜孜不息。所獲之學。有幾何哉。雖然。康之映雪。緣於家貧。無力備油。故有雪即映之。不畏寒氣。不嫌寂寞。其自礪亦可想矣。夫雪能增寒。康猶映之。如有

燎。安知康不映燎。有月。康不映月乎。是不可謂不好學也。且此時。青年學子。悉束書高閣。惟知嬉游。以為年假之日。不必再近短檠。况於映雪乎。康獨吟哦如常。韋編不忘。提然與孤芳之梅。歲寒之松。鼎足並立。視彼應時枯萎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推此志也。雖遼東管寧。北海蘇武。可與侔矣。嗟夫。斯時也。雪正紛紛。復有踵孫康者乎。

### 書賊

書賊者何。以知書而類賊也。見者必駭怪。請言之如

左。先是民國十八年春夏間。昆明市米價高貴。一斗賣至百元。因之自經與餓死者。固不乏人。而由此廉恥掃地。巧詐百出。亦數見不鮮。大興街朱姓小館中。去一人食飯。至次筮猶未盡。見主人入內。即乘虛潛遁。有所謂書記官與學生者。亦包飯負債而逃。學院坡何氏飯店。某甲詣食。出十元紙幣找補。何氏以無小票故。彼云往兌立付。去後竟未見還。數日何氏途中瞥見某甲。尚不肯認。扭向警士。方如價付之云。夫人以口腹而行詐。其恥已甚。乃更有異者。圖書館借

閱之書。屢被人竊。或以孤本而失。或攜廢書而換。或將陳列刊物卷之而走。此皆非目不識丁者所能為也。故今日提倡識字。同時宜提倡道德。否則學進行退。實為社會隱憂。通鑑才德之論。所謂虎而翼者也。且近來破壞風俗。尤以膚淺時髦之青年為甚。身居學校。蔑視一切。開口打倒。閉口革新。使有問其如何革新。彼將瞠目而對。至若以奢侈為衛生。以苟合為戀愛。以攘竊為活潑。苟有反是者。則呼之曰守舊。曰頑固。曰腐化。而自以為合潮流最時新之人物也。且

夫為之師者。又豈無罪。乃以豪舉之故。新資所入。恒不敷出。中等教員。大都習為兼差。學生修養。漫不關心。日來匯水益高。米價奇漲。妻室之累。奔命不暇。舉家待哺。趨利若鶩。夷者真行。反居學生下者。比比皆是。學生意識薄弱。觀為師者。不過爾爾。由是高視闊步。侮上慢下。益無懼憚矣。可知青年不良。豈盡青年之罪。昔商君見太子犯法。刑其師傅。今當路者。於學生嫌疑。即加審訊。於教者置而不問。吾誠疑之。夫學校乃為民為國而設。非為一人一家而設。苟教者非

人。即當選擇之。更易之。不當以少數而誤多數也。若  
循是不改。吾恐青年視學校為畏途。人材將益闕。父  
兄以教育為毒劑。國家將益弱。讀書種子且不顧。尚  
何平民識字之有。六月九日。圖書館奉原周刊。又為  
人竊去。因感而書此。

讀莊子通論

先秦諸子學術。微渺精深。博大雄奇。無所不包。無所  
不有。實諸世界學者。一人無異言。所謂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六家。蓋不過舉其著者論之。其外兵農從橫

各家等。尚不勝枚舉。要皆分途異唱。各放異彩。凡世  
界現今所倡各種思想。已為吾先民啟之於前。則確  
然無疑。故諸家學術。雖不免紛紜出入。錯蹤牴牾。總  
之研究其說者。在善別察詳審。援其所長。而擯其所  
短。余既讀莊子竟。因略本斯義。列為通論數則。以驗  
他日之進步如何。若曰。能道人之未道。發人之未發。  
則吾豈敢。引言第一

孔老墨三家學術。俱好託古。以為非是不足令人信。  
墨家以自苦為極。日夜不休。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帝

禹治水。積勞旬年。功在天下。故墨家樂道之。老氏以  
虛無為本。以自然為用。必稱太上。遠古始足道。其玄  
玄之理。儒則居於二家之間。無過不及。為聖之時。故  
特折中於堯舜。推為郅治。遠不及太古。近不必後王。  
孔子刪詩治樂。託始唐虞。殆有由與。莊子傳老氏之  
學。述容成。大庭。伯皇。諸氏。其人之有無。俱不可知。要  
皆託言至德之世而已。不幸中國歷來尸祝儒家。故  
其託古過實。輒不之察。使莊子與孟子易位。而後世  
信莊子適如信孟子。則焉知所謂寓言者。不變為事

實。堯舜伊呂之真。不變為鴻蒙雲將之誕耶。故老莊託古。人知為虛偽。孔孟之託古。即信以為確。然孟子終不肯欺人。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由是可知中國學術家多由迷古。而進於託古。學者必欲實事求是。則不獨梅賾之偽古文可攻。即孔氏之真今文亦可攻矣。嗟夫。此崔東壁考信錄。康長素孔子改制考。所由作也。託古第二。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後世多言其偽。蓋文筆拙劣。立言淺陋故也。然苟無左券。亦無鐵證。決不能因

文有高下。遂擬為偽。司馬子長為一代淵雅之士。其傳莊子。何以又曾及此。若果為偽。子長必早辨之。其不可輕信一也。莊子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生且不樂。何有於文。應帝王與在宥末節。前後辭氣俱不甚合。抑又何說。其不可輕信二也。莊子尚虛無。貴自然。能文與不能文。書無明證。若據子長之言。則恐偽者反真。真者乃偽。何以言之。莊幸論倖臣。或人說弋鴈。皆與此數篇逼近。儼如一家之作。莊子楚人。此二人亦楚人。楚人善喻。必欲刻舟求之。誠不

如讓王四篇。方為真作也。蓋三代戰國之際。言為公言。道為公道。非如後世作家。攘為私有。假以釣名耳。章氏實齋已早論及。今不多辨。故研究此書者。勿先存真偽之心。便加以取舍。以致見道不全。則誤矣。辨

偽第三

莊子徒知至德之世。禽獸成群。草木遂長。可係羈而游。可攀援而闕。不知人走不如獸。飛不如禽。苟不早設馴服驅除之方。則人恐早無餘類矣。又焉得如其所言。與禽獸共享大同耶。大抵道家貴無為。而不思

事實。故處處適與儒墨相反。同一馬也。荀子以造父善御為功。莊子以伯樂善治為罪。同一木也。荀子以直必中繩。曲必中規。莊子以中規中矩。本非植木之性。詩禮於儒以為道德之極。君子之學也。莊子則詆儒以之發冢。殆小人之尤者。墨家以自苦為極。莊子既謂其亂之上。治之下。又贊其為才士。殆是之而又非之也。餘論第四

莊子書傳至今。已不下二千餘年。就中散遺必多。偶讀世說。見遺文一條。為今本所無。書之以備參考。如

下。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唐李白白云。海客無心從白鷗。或此文在當時。尚未脫遺。故白詩及之。可為讀莊子者之一助。特附誌於此。拾遺第五

案此文條數本多。為廬錫榮博士刪印大學叢書中。惜原稿已失。今自叢書轉錄之。張連楸自識。

附樹五師書讀史雜記後兩則

讀書之法。以記憶通悟為主。所以致此。莫善於筆記。

筆記多則記憶強。而通悟廣。加以類比。為甌北二十  
二史劄記。加以論斷。為和仲千百年眼。加以精確之  
考證。為亭林日知錄。即一無所得。亦可及天游書簾。  
愚甚望有志者之筆記日多也。

嘉穀講學東陸。愛鄉愛才。餘無所希。忽忽三學期。當  
為諸生所共諒。經史之本。詞章之美。不辭瑣瑣。聊作  
前驅。而篤嗜范陳。隨筆隨問。以張君連楸為最。決其  
小成。有伯厚亭林之風。若曰大成。則吾不敢量也。姑  
書以待他日吾言之驗。甲子五月望記。

西樓文編卷五

弔梁任公先生文并序

戊辰歲杪。偶閱報紙。知梁任公染病甚危。而余尚望其愈。來年或能負笈北上。追隨杖履。以致拳拳之意。方數日而友人談及任公逝世。余不禁驚惶失措。悲從中來。心不快者屢日。夫任公與余。未嘗通一函。晤一面。何為關心至此。蓋以平日讀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心服其創獲獨多。而小疵亦所不免。然任公序上亦表十分誠意。求人示知。余以為

通函不如面見。前告小疵。或能轉得大益也。是以遲  
遲未具。雖不能如顧亭林。遙知黃太冲。亦差似閻若  
璩。拜見亭林後。而得指其日知錄之失。豈不快哉。誰  
謂歲月不居。坐以失望。能不令人黯然者乎。故草此  
弔文。以志思慕。而痛知音之不遇。至於文辭淺陋。吾  
固知之矣。惟望大雅共諒之。其辭曰。

神州之畫為九域兮。吾獨悲此滇中。何造物之妬余  
兮。獨投此而終窮。前觀堂之沉淵兮。吾已憾不得親  
見其躬。今先生又遽逝兮。而吾猶是夢夢。嗟余小子。

獨生荒裔。生平為學。惟公是師。死者可作。吾誰異歸。  
昔孟德見賞於橋公。過里有斗酒之酌。先生終未識。  
余。而余何為致思。况或謂其主張已歸失敗。斯人亦  
不足惜。雖然。思想自由。禁我其誰。吾師其學。非師其  
志。夫田橫敗亡之虜。曠百代猶能動韓子之悲。今先  
生與吾並世。安得不感慨而歔歔。嗚呼哀哉。白日逝  
兮。不我留。哲人萎兮。其何求。聽狂夫之笑罵。抒寸衷  
望萬里而酌酒。尚饗。

代陶君祭母文

維年月日。不孝男瑞田。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顯妣之靈而哭曰。嗚呼。吾母撫兒二十餘年矣。兒滯拙無能。出門行身。久違侍奉。遽爾長逝。能不悲乎。親恩難報。於兒尤甚。老父謝世。逾二十年。母望兒養。兒依母撫。羊有跪乳。鴉有反哺。未盡區區。今也徒哭。嗚呼哀哉。當兒幼弱。母畏兒病。兒方讀書。母畏兒勤。荏苒歲月。兒一無成。到省服務。忽忽兩年。突得噩耗。撫膺呼天。匍匐奔喪。不見親顏。嗚呼哀哉。吾母治家。條而不紊。溫恭勤儉。內外咸聞。兩叔遠游。門戶獨撐。男婚

女嫁勞瘁吾親。叔學遂志。賴母推仁。不幸世亂。自鄉  
移城。前承字諭。喜母健存。方思迎養。不謂萎頓。嗚呼  
哀哉。乃咨親友。擇期仲春。謹竭微誠。安母舊壘。悠悠  
白雲。耿耿兒心。慈靈遠矣。兒慎束身。嗚呼哀哉。尚饗。

祭皇考文

嗚呼皇考。遽至斯耶。雖云有命。兒甯不悲。世事一夢。  
百年有幾。嗚呼哀哉。彷徨何依。其生兮雅量。其死兮  
遺芳。言不逾禮。行不離方。小心翼翼。持躬以強。伊我  
皇考。甯不足當。循彼南陔。日之夕矣。式歌哀我。兒誰

與歸。撫我養我。齒齠以長。教我育我。伊唔典章。是父  
兼師。浩德茫茫。我養皇考。胡為不得永康。嗟哉彼蒼。  
我心悲傷。浩天之德。三春之暉。昆昆未遂。兒輩之罪。  
陟彼岵兮。淚不可揮。設奠棺前。俛伏致詞。敢叙令德。  
直質璞玉。五十而慕。其誰繼之。見幾而行。各以時施。  
豈彼狂夫。勉行矜譽。敢叙面誨。勤儉可持。凡事讓人。  
誰來侮余。囑爾諸兒。拳拳勿失。諸兒庸庸。敢不承唯。  
嗚呼哀哉。言猶在斯。飲恨泣血。何日不思。嗟哉彼蒼。  
我心悲傷。匪紙兮可書。匪言兮可揚。皇考有靈。來假

來嘗

附皇考貽言及履歷

余生平自愧無能。雖徼幸而入邑庠。應課教學三十餘年。不過聊以餬口。若較之堆金積玉。而遺子以滿筮贏者。則無地自處矣。然古人有言曰。積金與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固不若積德與子孫。能使子孫受福。何謂德。曰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無論士農工商。皆宜如此。如士者得其所。以為士之道。農者得其所。以為農之道。工者得其所。

以為工之道。商者得其所以為商之道。要之得其道者。豐衣足食。失其道者。貧難自給。蓋能自給者。必能給人。能給人者。斷無不能給父母祖宗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故特誌之。以警後世子孫。而知吾之苦衷也。爾兄弟當體吾言以自立。毋憾予之不能多積金也。庶幾可矣。餘言不贅。爾自思之。

張聚美。原名灝。字海帆。號仁甫。由監生科舉貳次。後蒙學院丁。考取經古。取入縣學。侑生。府學庠生。後又蒙學院等。考取經古貳次。壹等叁次。科舉叁次。高學

院贈有對聯壹付。至今尚存焉。張聚美自記。

附皇考桑維翰鑄鐵硯賦

將欲學期有益。名著同科。硯冰烘日。硯水成波。念詩書之宜讀。惜歲月之易過。功因進而愈勤。勿荒勿怠。境以增而尤密。如琢如磨。維夫桑維翰之為人也。存心正。立志堅。藝至文後。器識先。不流世俗。欲效前賢。日就月將。不特企於多士。夕摩朝漸。無難侶夫眾仙。誠作儒之準則。豈猶盜之窬穿。而乃屢舉無成。名因不列。趨向必墮。願心應絕。憑淨几而不歡。對明窗而鮮

悅。舍書不讀。難言守口如瓶。視筆若仇。誰謂立心似  
鐵。爾乃先意雖虧。初心不變。志願益堅。絃歌無倦。日  
看典墳。夜披經傳。依舊掃除塵穢。命僕開窗。重新整  
頓課功。呼兒洗硯。且欲益堅貧素。不墜志於青雲。愈  
壯老心。將窮經以皓首。瓦硯惡其難留。石硯恨其易  
朽。奚求師匠。鐵物取於寰中。急命火鑪。鑄功成於烏  
有。於是硯類斧形。硯如風字。鐵色生輝。鐵光點翠。貞  
堪守黑。羨羨鑄手之智能。用每虛心。稱鑄工之奇異。傲  
以鍾王筆意。落紙如烟。效乎鮑謝詩才。凌霄有志。彼

夫棄文就武。雖見效而終少儒風。投筆事戎。縱成名而尚虧品行。觀其實劍長。角弓勁。擊鼓揚旗。震威施令。卵若斷斷之彥聖。利尚無窮。不過赳赳之武夫。歸於究竟。茲則游來墨武。坐處經橫。守身似玉。防意如城。造就鐵鉤字迹。稱為鐵畫書名。才奪高魁。非操觚於率爾。官封樞密。誠大器而晚成。

附皇家譜序

嘗思千枝萬葉。緣本而生。洪波細流。恃源而發。人本乎祖。亦猶是也。支分派別。小宗大宗。同其源。左昭右

穆。卜世卜年。龍襲其制。淵源有自。巔末無愆。則後之子孫。賢智者。宗其譜而識祖禰之行派。推魯曾者。勦其說。亦知高曾之流傳。譜之為義。顧不重哉。如美家來歷。舊有家譜可稽。因於咸豐六年。昭城回匪變亂。家譜失於路途。美先父嘗言之寒心。無如先父年邁。未及修明。而即去世。然自失譜以來。幸有碑文可考。兼得先父老母口授。美細思之。若不及時而修明之。恐年遠代湮。碑字難辨。口說不清。則子孫無述。而道恨更非輕耳。此譜之修。所以非美之自作聰明。實美之不

得辭其責者也。奈前數十世之支脈莫聞。則敘說無自。乃畧遠代原脈。不敢妄書。僅存近世支流。庶可握管。原美起祖。乃江南應天府柳樹巷人氏。其始來滇。祖諱子璧。於康熙年。以武弁遊宦於滇。職守曲尋協鎮。未能旋里。因家於曲靖府南甯縣之飛蛾村。生子六人。長次叁四五。仍居曲靖。惟第六者諱祥。係美之七世祖。於雍正年間。自曲靖移居宣威。不數年。後又移居昭通府恩安縣荷花塘。傳鍾榮。六世祖。國珍。高祖。及曾祖文芳。又移居馬廠先生灣。傳起龍祖。後先

父又移居昭城西門外正街。今至美時。凡七世矣。美不敏。特僅陳數世之梗概。以俟子孫之賢智者。繼而修明之可也。謹序。

附皇者節令詩選並序

余今年將進六旬。閒課小兒。每逢佳節。輒題數句自娛。聊與小兒取笑耳。

上巳日游圓寶山

三月三日天。游人列山前。桃花映麥浪。蒲葦帶柳烟。

端陽節

佳節端陽興致長。家家老幼喜洋洋。菖蒲艾葉依門  
挂。粉扇香包信手揚。

### 中秋節

忽到中秋節。團圓月更明。家家獻果餅。火燭白如銀。

### 重陽節

節逢九月九。攜酒邀田叟。隨步強登山。菊花杯杯有。

### 除夕

除夕才將至。空中爆竹聲。一年從此去。新歲自令迎。

附癸卯年槐花黃時偶成

皇考自注時  
年五十一歲

少壯誠當努力爭。老來還欲養殘生。幸能卻病斯為福。何必登科獨好名。梁父暮年魁度士。姜公晚歲冠羣英。雄心雖說終難已。往古如今事鮮成。

附皇考游洋詠懷

風雨惟吾靜。乾坤任汝紛。從今凡骨換。直若上青雲。

附皇考壬辰年在省城五華書院偶成

寂寞書窗爾裏。空堂欲更何時春信報。方慰此生平。

按先府君著有仁甫小稿及家譜各一卷。茲擇錄

一二附於祭文之末。以作紀念云爾。張連楨謹識。

先妣哀辭

年月日男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哭於先妣之靈曰。哀哀兒母。真棄兒而逝乎。孰謂先妣之遽逝。而兒能無悲乎。嗚呼哀哉。兒自今日。食焉無人。問飢。衣焉無人。問寒矣。出門無所告。入門而面誰耶。哀哀兒母。真棄兒而逝乎。昔日先父嘗太息而告母曰。汝能待乎。連楸之成。我氣日衰。恐不能矣。嗚呼天乎。兒父既逝。兒母又歿。能無悲乎。兒在昨夜。夢父坐於樓上。兒心暗喜。今朝奠酒。誰謂兒母又偕父逝。嗚呼哀哉。吾父

百日未滿。哭父血淚未乾。遽云母歿。是兒夢乎。何母  
推磨隆隆之聲。喚雞黍朱之音。而兒不得聞也。朝夕  
侍餐。共坐一棹。而兒不得見也。哀哀兒母。真棄兒而  
逝乎。當父終時。母指長兄而歎曰。爾之弱。吾恐爾不  
能送爾父矣。由今思之。豈所謂病者存而康者喪耶。  
嗚呼哀哉。兒尚未成。四姐將歸。五妹六妹。又誰與依。  
哀哀兒母。兒心傷悲。雖然有先人之敝廬在。諸兄亦  
必竭力。逝矣兒母。勿以兒輩為思。亂曰。彼皇天之何  
親兮。母氏劬勞。庶他日兒有成兮。奉觴以勞。瞻彼老

嗚兮。受哺於子。兒獨無母兮。空悲嗷嗷。

昭通學生會募捐啟

敬啟者。邇來政教風俗。日趨益下。內亂未已。外侮橫作。險象重重。勢迫於危。苟不積極為謀。則覆國亡家。立見眉睫。沉毅士女。攘臂而起。不顧毀譽。高呼革新者。蓋思以禦邪氣。拯暮氣。扶危局。而奠民生也。熱血之徒。莫不知奮。所以一鄉一邑。罔不改進。譬如愛子溺淵。己不手援。委之伊何。同人等有鑑於此。回顧桑梓。盜匪交競。比之鄰邑。過無不及。然而未聞先我倡

者。良可太息。倘仍坐視不問。忍忘民瘼。豈徒貽笑異地。歷年困苦。一念寒心。同人等相對失色。乃不得不首自提倡。正己勵人。誓將桑梓所罹殘穢。掃除淨盡。一則開發民智。普及教育。與人並駕。一則世食鄉土。興利起廢。聊盡職責。惟是青年學子。基金有限。凡事草創。百未備一。就如供給研究者。印行刊物者。皆付之闕如。苟非仁人君子。仗義援助。何克有濟。素稔台端。識高力厚。關懷桑梓。傾篋輸捐。當不讓人。慨然樂助。曷勝銘感。是以謹布區區。伏希公鑑。

寄秦璞安書

璞安館長閣下。久別台顏。縈思莫釋。圖書博物。漸益增備。不勝敬佩。連楹自承命來鄉。凡學人暨收藏家。咸邀鑒賞評論。前輩遺著。亦一時爭先獻出。悉謂發潛闡幽。勵進滇學。非本館莫屬。隻身旋里。愧無酬答。僅以拙著求正而已。所得遺文。最足注意者。莫如胡國楨自序發現孟孝琚碑一篇。讀其文。方知碑原出自昭通。所謂梁堆中。蓋梁堆乃漢遺蹟。此方四鄉皆。是。尤以城東十餘里白泥井等處為多。而孟碑即發

現於此。胡君之子正陶。為言當出土時。其下掘得五  
銖錢數十枚。間有破碎者。贛人聞之。繼往。又得漢洗  
二。由是而言。此類古物。我館正應設計者查。絕不可  
再待外人。頃見中山大學最近消息云。歐美日本攷  
古學專家。研究我國古物。久已成績昭著。返觀我國  
西北方面。正在開始發掘。西南各部。應亟着手進行。  
讀後不禁喜懼交感。喜者前與楊成志君往還。幸未  
得胡君文。將梁堆事告與。使其知之。中山大學資其  
巨款入涼山與蠻夷鬥。彼且不畏。昭通常道。東孔道。

安有不往尋之理。懼者中山大學消息既出。不久必將再派人來。以連楹思之。本省瑰寶。何如先自着手。將來如有古物出土。陳列館中。供天下學者參考。則全滇文化增重不小。望左右暨樹五師發起。與教廳或財廳商議。籌相當之款。備相當之器。如手相機與考查具等。連楹願備奔走。效命萬一。不審尊意何如。伏希裁正。猶記與楊成志君坐談時。笑其來滇異常辛苦。何以勇敢乃爾。楊君曰。吾不速為。豈待外國人為乎。細思此言。誠有味哉。我國凡事。讓人夙以好古。

著。然鳴沙石室遺書。先後為英法人捆載而歸。即好古之名亦不能保。今粵人固不讓西人。而滇人豈肯讓粵人乎。梁堆有跡可尋。有數可指。鄉民以禁忌之故。從來頗少人工發掘。孟碑之出土。不過偶然耳。如蒙允許。當向有司申明。僅於今春進行。其事實不可忽。歐美學者步行萬里訪數千年之墜簡於茫茫大漠中。尚甘如飴。況相距咫尺。瞭如指掌之古蹟。豈肯坐而放失乎。區區之見。伏冀賜示。并祈轉達樹五師前。恕不另呈。謹再拜。

附漢孟孝琚碑序

余生平嗜學。情殷好古。暇時博訪周諮。搜羅金石。光緒二十七年夏五月。有南鄉回民馬正衛至舍間。詢及昭通梁堆。其中曾有漢洗古鏡。銅盤寶劍等類。遂云離郡城十里白泥井有一梁堆。堆前現一石。出土尺許。村中莫識者。余乃以分書帖示之。即云與此相同。俟余鄉試歸來。再前往觀。晉省垣鄉試不售。旋梓里邀謝太史履莊同去。往觀書法蒼勁。文辭雅健。渾樸古茂。呼鄉人鋤地五尺許。果有五銖錢數十枚。遂

移置郡城鳳池書院中藏書樓下。孝琚祖歷任嚴道。孝琚父為武陽令。按嚴道武陽攷之廣輿記。在秦漢時曰嚴道。即今四川雅州府。曰武陽。即今四川彭山縣。碑上書佐黃羊。武陽主簿李槁。鈴下任驪。漢時僚屬乃有此稱。而昭通乃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為實地甸。在秦漢屬牂牁郡。唐時烏蠻仲由牟之裔曰阿統者。遷居於此。傳十一世曰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元初內附。置烏蒙路。明初改為烏蒙府。尋陞為烏蒙軍民府。此屬四川之時。國初雍正八

年始改為昭通府。乃屬雲南。得此碑以參攷。可知昭通在秦漢時屬四川犍為郡。以故昭郡梁堆盈千累百。鄉人通稱梁堆。實而按之漢塚也。此碑離漢塚七八尺。瘞之地下。古人墓誌皆藏土中。則昭郡洵非蠻夷之地也明矣。惜乎碑首殘缺。未足稱為完璧。然僻陬下邑。得此斷碣。雖不足為吾里光。而全滇亦可生色矣。言之是。否。不足為據。以待博雅通儒。再為賞鑒焉。則幸甚。特以是為序。

光緒二十七年冬十月初二日郡人胡國楨謹序

與鄧子光書

弟在外。困難異常。前函想已收覽。令弟得書。言考入  
學校。少有資斧。然猶不免告貸。嗟乎子光。是誠難也。  
而余獨何心。昔年坎坷。非令尊與弟之力。不知今日  
何如。弟有窘。乃頑然不顧。豈非喪心之謂。徒自咎耳。  
雖然。鄉里從茲多故。尚何言哉。區區之懷。以為上不  
我用。下或能展。誰謂熱血盈腔。不瀆則已。瀆即成冰。  
非冰自成。不辨可明。今且緬思來滬。用廣識度。惟力  
未足。未審能如願否。望弟時示不逮。曷勝欣幸。秋寒

矣。千萬保重。連楸白。

附樹園師復上海劉國棟書

前讀惠書。孝惠友誼。溢於文墨。非篤性如左右者。曷克臻此。光陰荏苒。歲月如馳。回念昔日同列。朝夕晤對。品茗暢叙。其樂何如。今也千里索居。相思一方。良有同慨。又憶足下。前旅滇時。引僕共玩書畫。賞鑒名作。雖卷軸盈前。論列高下。不覺躊躇滿志。益令心服。自顧滇中學。堪深造。能入藝苑者。不可多得。強而求之。惟有及門。昭通張連楸。年方弱冠。讀書為文。差有

可觀。間以餘力。從事六法。亦不落俗。惜未遇左右。辱  
為指示。豈非此子無緣。僕於後生。好為將勵。惟繪事  
非所素諳。不敢謬為允許。見笑大方。今命其謹繪一  
幀。寄呈左右。務望剴切示諭。則其獲益必巨。倘有可  
進。尚希足下介紹。登諸報刊。庶幾海內宏達。嚴加評  
訂。就僕忝居師席。亦有幸焉。是以冒昧展布。且盼示  
復。朱明已至。時氣炎暑。想起居珍重為慰。甚愧不一。

代人與女婿書

某婿如見。關山為阻。不勝懸念。本省金融。紊亂久矣。

得婿整理。實為萬幸。愚有一事。久欲函達。而恨無暇。今不嫌瑣屑。因便寄來。想婿必樂聽之。吾之老友某君。與吾莫逆多年。其人和平正直。急公好義。吾與周旋。每至其家。見其凡事親手。勞苦殊甚。吾愧為知交。不能補其幾希。其事親撫幼。委宛備至。內外咸稱難能。吾則歎其徒苦。愛莫能助。不得已前年曾以手書告子虛。荐其一子為公服務。或漸有盈餘。抒其仔肩。賴子虛已用吾言。并回書慰我。告我勿念。後其子從公。得為君大加賞識。去年以秘書職。自某方轉省。蓋

由吾推荐力也。吾又聞此子不僅文墨熟習且敦厚誠懇。頗有父風。竊幸拔擢得人。公私兩全。臘月回鄉過年。一見其和藹氣象。誠可造就。今春來省。料其必來拜見賢婿。故愚先為介紹。如有優厚之缺。委此子辦理。必能上下愜意。益彰吾婿知人善任。萬望勿忽。區區之心。報吾老友。原屬小事。地方人才。吾不推荐。尚待誰耶。賢婿功勳素著。輿望久歸。一片苦衷。諒必來取。至望至望。春意盎然。風和日暖。起居珍重。是盼。書不盡意。順問政社。

家書一

我欲歸鄉久矣。無如瑣屑牽人。卒不如願。奈何。想妹  
念我。當與我同也。去年將歸不果。今年欲歸亦不果。  
然則我於骨肉忘情耶。忍痛不得已也。使我俛首而  
歸。其罪我者能原乎。將猶有加也。故我有事方歸。決  
矣。今冬編書。如能粗就。則不患無事。有事不患不歸  
矣。前月七表兄至省。與我一晤。言及楊氏諸甥。職業  
殊荒。恐將累及大姊。不知其言信否。常念先父母遺  
我同產八人。最可憐者。莫過大姊與妹。家橫渠所謂

顛連而無告者也。自吾居外。未嘗不惕惕動懷。今又聞此。能不令人增傷耶。以後五妹出閣。我亦自立。大姊若少不便。自應隨時問遺。或手書相告。非惟同氣情宜如此。亦先祖父之遺規也。所附陶烈婦傳。為近日作。雖表揚死者。實戒生者不可法也。前儒俞正燮等論之已詳。吾文於贊中亦畧見意。事關風教。故寄妹一通。有疑。僅可復書來問。不憚煩也。不一。

家書二

頃讀來書。欣甚。兄之述作。豈欲誇鄉人哉。鄉人或且

有笑之者。以其不善為偽也。夫文之所以佳者。貴乎情。貴乎真。作之前。貴乎多讀書。多積理。然後下筆。自有不可磨滅處。妹試看。兄述之事。皆人人眼中所有。而人人筆下則無。皆由無情不真故也。況我父母。生既不樂。死亦不安。再不為文以傳之。為人子者。將何自處。昔日人見吾家多禍。皆不願如吾父母。今見兄作之文。想如吾父母而不得也。正所謂轉禍為福。妹乎。父母可以不朽矣。生平可以告人矣。吾與妹。豈不樂哉。豈不快哉。天下快樂。未有能過於此者。近來友

人多欲借看。兄不勝其煩。故將印之入書。以便求者。兄之名。不期知而自知矣。家之德。不用揚而自揚矣。所以貴讀書者此也。貴文章者此也。

### 家書三

兩讀來書。遲遲未復。今為舊曆除夕。方得握管。回憶兄來昆明。整滿六年。讀書一半。做事一半。過去煩惱。實不堪述。所謂苦盡甘回。物極必反。亦自然之理歟。中間深蒙師友之力。與妹之力。誠不可忘。嘗謂人之勤惰。恒視環境而轉移。當兄初來。所處較迫。故亦較

勤。日必有事。事必有系。不若近日疏慢。巨事且有遺也。今後方謀振作。力矯前非。否則歲不我與。忽忽而逝。雖壯尚有成耶。用是耿耿。中夜不寐。今年所可幸者。得妹惠款。將書出版。左右識者。方知外若賦閑。內亦有事。以是問學日眾。得人亦多。教學方法。不拘新舊。自由研究。歸於有趣。要之能使青年自動可已。自念吾輩際遇。最不幸而亦最幸。兩親逝後。孑然無依。妹留在家。我則來省。六年至今。未嘗一面。痛可言耶。兄自幼承家之寬。肆力於學。一謁樹師。遂蒙蔭庇。讀

書之久。實常人所不能耐。而妹等在家。亦幸無恙。祖  
遺薄田。足以支用。惟不審近來是讀何書。是習何事。  
倘有所須。便可告知。自量已力。如到明年。必不告困。  
萬望勿念。數年以來。海內多故。出羣學者。零落殆盡。  
頃又聞梁任公逝世。真堪痛心。任公早年。雖委身政  
界。然斯人之才。殆若天授。下筆千言。娓娓動人。自來  
學者之中。誠少見也。而任公夙不才。自負。虛心益  
甚。晚歲講學。循循善誘。吳稚暉所謂百兆兒童。無不  
欣感。良有以也。即兄而論。雖未得親聆其教。生平學

問補門選。由任公發之。其員多。今遠逝世。對其  
遺者。不覺投淚。任公享年。不過五十有七耳。使假以  
年。或得拜見。嗟夫人之云亡。拜國殄瘁。林宗之哭。有  
同慨焉。昔年任公自述。方從事於清儒學案。不知其  
成書否。兄於當代學者。所最心服。惟嚴又陵。章太炎  
王靜安及任公四人而已。今已皆亡。惟太炎尚存。然  
以政潮之故。為人謗詆。年長於任公。其所新著。久已  
未見。任公又言。感超學問。慾極熾。觀其著述。日富。創  
說獲益多。誠非他人可及。擬作弔文一篇。用表景仰。不

契可能脫稿。方寫此時。錢平階先生來坐。先生名用  
中。任公同門友也。談及任公死後。中國尚無第二人  
繼之。其文辭之灑灑。可謂空前。因相與悼歎久之。此  
在元旦午也。夫以人之欲望。何有底止。大都未得為  
恨。得後又悔。或反不得為愈。惟端居讀書。可以無悔。  
而足養性。世間至樂。吾獨羨此。再有餘力。發為文章。  
亦足自娛。此兄所以狂而不知返也。望妹努力。來日  
寬裕。翠湖之濱。華堂之下。不獨有我足迹也。來書告  
以鞋襪做就。託人帶來。甚善。頃在午後。往街觀書。故

友相逢。停車下問。希魯何以過年。答云。有家樂。無家  
更樂。一笑而別。興盡歸來。獨對電燈。乃草此函。當一  
夕談耳。俄而鄧氏昆仲過訪。祇得停筆。坐後其弟約  
乘火車往烏家壩觀飛機升降。僅於星期五云。旋想  
十年之前。在家為孩童日。此夜正忙貼藥葫蘆。兩手  
已僵木矣。事雖近。愚今也。渺不可追。鄉天近。已雪未。  
糧價何如。餘不另具。兄白。

附還家六首

我初離鄉時。兩妹居故宅。今日我還家。兩妹依兄側。

五妹工裁衣。六妹嫻文墨。裁衣人爭請。一日不得息。  
文墨足自慰。且以誨諸姪。

諸姪聞我來。終日繞膝觀。姪生我不識。一一問更端。  
大姪見叔瘦。幼姪謂叔寒。瘦寒非無因。路上雨盤桓。  
爐前勞復問。不覺夜已闌。

夜闌不敢辭。兩姊待數天。計程弟早到。何以久留連。  
不畏風雨阻。惟懼盜匪牽。逢人即問信。無信滋憂煎。  
今夕見弟至。姊心方釋然。

伯母尤愛姪。年年望姪歸。姪歸方濯足。命姪速加衣。

汝居暖地久。鄉中雪霏霏。北風排戶入。重續猶難支。  
把卷手立僵。避風吾室宜。

兩親喪十年。游子不得寔。今朝一拜掃。斗酒空臨奠。  
夜來問情事。方知仲兄任。浦君與鄧君。黻負襄魚人念。  
是日雪皓皓。沒脛苦吊唁。

桑梓屢兵燹。我來尋戰痕。城下何所見。民房多燒焚。  
守者恐潛敵。一炬莫敢喧。衢中石累累。前用塞城門。  
豎子無將畧。竟為敵所吞。

李石圃曰。我平素最好讀蔣士銓的還家六首。這

次我師所作的。可以稱為伯仲之間耳。我真高興到萬分。又曰。先生近作的還家六首。我以為比較從前的進步得多。不落俗。不生硬。又古雅。又暢達。我一見着。不由自主的便迷醉在其中了。

筆筒銘并序

吾友蓋臣。精於刻鏤。每有所作。無不盡善。洵手工科之優者。今製筆筒。徑約四寸。面甚廣也。既請舉之。先生為圖。又屬余作銘。因率爾為之。不計工與拙也。乃為銘曰。

管城毛氏。繩繩支離。有鋼者為名。橫行其性。有柔者為質。日剝其身。穎居中。智能通。自念同氣。不忍攻。君腹闊。遇我忠。且邀儔侶。住汝宮。

此銘原為毛穎先生。世居管城。繁衍至今。不能容身。此有廣廈。直請之於君。後友人謂尚有鋼筆鉛筆多種。似此銘義。第指毛筆而言。義何狹也。余悟因復易稿。且近寫照。暗合余之境云。辛酉八月二十一日作者自記。

王譙二賢贊并序

西樓文編卷五

二十三

士君子自食其力。心樂而性養。境無所移。物無所累。名利無所牽。上下古今幾人哉。讀三國志注。幸遇二賢。曰王良。曰譙秀。斯二君子者。是吾所懸想而服膺者也。吾師乎。吾師乎。表而出之。且為之贊云。

王脩傳注曰。王良諸生。有密為良刈麥者。良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

譙周傳注曰。譙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贊曰。嗟乎二賢。毅力何強。自待何嚴。余性疏懶。書之  
自砭。

四箴并序

余性褊疾。行止屢失。嘗欲自悛。恨未能盡。丙寅元日  
後一夕。作四箴以儆云。

言箴

宜言不言。不言而誣。宜怒不怒。不怒而呼。吾友告余。  
爾性傷直。惟口興戎。余敢不識。書之在壁。惕自今夕。

慢箴

終日岑岑。慢病吾身。為人不忠。克己不誠。始焉欺人。終焉欺心。我不慎耶。抑芸芸以終此生。

怨箴

尼父有言。以直報怨。聖哲尚爾。余敢不念。和族睦姻。祖考之願。陳思豆萁。章懷黃臺。俛仰太息。惘惘余懷。

自信箴

昔者孔明。集思廣益。發教告下。三復元直。眇眇余躬。矧肯自信。剛愎太甚。屢嬰瑕釁。悟矣不改。奈何悔吝。

附自題寫真

居山不耕。濱湖不漁。鉤稽子史。甘仰下愚。

甲子秋早。樹圃師賜聯曰。希魯從余學。精於四史。  
撰句勛之。乾坤屯蒙有原始。馬班陳范相周旋。

像贊彙存

奕奕曼翁。肅肅遺容。斬見頭角。式顯武功。藝既絕倫。  
德亦可風。藏器待用。孰曰非雄。壽享耄期。福祿攸降。  
嗟爾哲嗣。罔不追蹤。

漢有雋母。佐子為政。唐得盧氏。拒賊以正。卓哉淑人。  
兩足輝映。至於相夫敬事。親歡克勤。儉與人寬。矜孤

獨振窮寒。古稱閭閻。淑人尤難。

不違俗。不矜奇。蕃殖貨財。取與以時。捐軀公務。解紛俱宜。振人疾苦。敦厚孝慈。處世不愧。彥方克己。復仰孫康。宜其誄之。子孫永昌。

展也李君。敦厚礪行。質遷有無。家累千金。不讓猗頓。兼工藻文。哂彼童昏。徒事空名。

稟性淑矣。而訥於言。教子成矣。而睦於姻。分多益寡。興家克勤。慈善屢舉。懿德宜矜。

西樓文編年表

前清光緒廿六年

庚子

作者生於廢曆二月初六日酉時

宣統元年

己酉

九歲入私塾

民國元年

壬子

十二歲入初等小學二年級

三年

甲寅

十四歲初小卒業優等第一

六年

丁巳

十七歲高小卒業甲等第一

七年

戊午

十八歲入第二中學第一班

九年

庚申

廿歲休學自修

十年

辛酉

廿二歲入中學第二班

西樓文編年表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廿二年

壬戌  
癸亥  
甲子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癸酉

廿二歲 中學畢業  
廿三歲 赴省垣入東陸大學  
廿四歲 校印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  
廿七歲 校印卧雪堂詩集出版  
廿九歲 國學讀法出版  
廿九歲 冬初自省垣旋里  
卅歲 任省中及女師教  
卅歲 兼盡義務於民眾教育館圖書股事  
卅三歲 六月十四號文編五卷印訖

西樓文編正誤表

卷 頁 行

一 七 五

一 八 六

一 十三 十

一 廿五 五

一 廿八 十五

二 二 十八

二 九 八

西樓文編正誤表

誤 正

遂 逐

於 於

宏濟醫院下脫紅十字會四字

容 容

溪上脫一個一字

南字下君字不明

Dr. 為Dr.之誤

一

五 五 五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十 八 六 十四 九 三十 廿九 廿九 十九

三 十六 四 七 七 六 十六 一 十六

拜 末 墨武 共公度 陳柱二字 汪字上脫 刪其字 見字下 刪其字 幼字下 今 抑

邦 末 墨舞 黃公度 今 抑

五五

十五廿

二九

附還

代到

西樓文編正誤表

二

書 刊 期 表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22487 書號

Acc. No.

Call No.

315  
300  
12

